光緒永嘉縣志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

藝文志六

集部下 總集 文史 詩餘 僧詩附

二戴集（萬厯府志）

宋戴述戴迅同撰

韓柳釋音（橫浦集）

宋陳一鶚撰

桂籍堂唱和集一卷（宋史藝文志）

宋何絃編（輿地紀勝福建路興化軍有桂籍堂考何文伯以慶元二年知興化軍嘗新桂籍堂故有唱和集之輯宋志桂籍二字誤倒今據紀勝考正之）

播芳集〔水心集〕

宋葉適編〔自序〕昔人謂蘓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句蘓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於人才之不能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以致議者之紛紛也向使略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文學視古爲最盛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曰懼天下之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載而無遺則泛然而無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爲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例論於是取近世名公之文擇其意趣之高遠詞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命工刋墨以廣其傳蓋將使天下後世皆得以翫賞而不容瑕疵云

四靈詩選〔許棐融春小綴〕

宋葉適編〔許棐跋〕藍田種種玉薝林片片香然玉不擇則不純香不簡則不妙水心所以選四靈詩

也選非不多文伯猶以為略復有加焉嗚呼斯五百篇出自天成歸於神識多而不濫玉之純香之妙者歟芸居不私寶刊遺天下後世學者愛之重之

永嘉四靈詩四卷 遜學齋藏影宋鈔本闕翁卷趙師秀二家

宋徐照徐璣同撰 何焯影宋鈔本跋四靈詩絳雲樓所藏已為六丁取去裱工陳生不知何自得其半亦宋刻善本今歸毛丈斧季此冊乃陳生倩人影鈔者亦不易得後人勿以非全書遂忽視之康熙辛巳

衆妙集一卷 讀書附志四庫全書總目宋史藝文志補毛晉刊詩詞雜俎本

宋趙師秀編 海虞毛晉跋紫芝與徐璣徐照翁卷號宋末四靈葉正則稱其同能爲唐詩者紫芝雖獨登科官亦不顯肆力吟事欲返開元元和之盛其所選衆妙集不遜元纘韋穀儲家余向覓之未得丙子秋杪寒山趙靈均忽緘此書與焉定違見寄云云是嘉興居用明託余刻者予狂喜彌日因憶放翁句云名酒過

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荆州用明與余未識面乃不惜荆州之借眞藝林同志亦公心也以方之偶獲一帙祕諸杭中不肯示人者相去何如耶余向彙唐人選唐詩甚爲海內士所快賞復欲梓宋元人選唐詩以續之茲集其藹矢云

讀書附志趙師秀編沈佺期盧象王維孟浩然錢起周賀于武陵李頻秦系劉長卿李嘉祐楊巨源劉得仁朱慶餘雍陶郎士元崔塗皇甫曾皇甫冉包佶司空曙耿緯嚴維李端韓翃戴叔倫盧綸祖詠綦毋潛方干靈一無可蘐國貫休岑參張衆甫張南史周朴張蟾張祐李季蘭許渾張佐馬戴張循之張繼章入元李益張喬呂溫于鵠崔顥項斯崔嵎包何竇常趙嘏薛能劉威鄭谷韓偓羅隱李羣玉皮日休杜荀鶴張籍任藩劉商楊發處默戎昱于良史王灣林寬劉禹錫王貞白七十六人之作

四庫全書總目是集錄唐代五七言律詩起沈佺期訖王貞白共七十六人不甚詮次先後五言居十之九七言僅十之一師秀之詩大抵沿溯武功一派意境頗狹而是集乃以風度流麗爲宗多近中唐之格馮氏才調集凡例謂其惟取名句殆不盡然陳振孫書錄解題不載其名此本明季出自嘉興屠用明家寒山趙靈昀以援常熟馮班班寄毛晉刋之始

傳於世其書晚出故談藝家罕論及之然其去取之閒確有法度不似明人所依託疑當時偶爾選錄自供吟咏非有意勒為一編故前後無序跋亦未刊版行世惟傳其詩法者轉相繕寫幸留於後耳觀其有近體而無古體多五言而少七言確為四靈門徑與其全集可以互相印證明末作偽之人斷不能細意胎合如是也温州經籍志衆妙集所錄詩凡七十六家二百二十八篇毛氏刻本序次與讀書附志所載同據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其底本係影宋版精鈔則是宋時本有刊版文淵閣書目亦有唐衆妙集一部一冊四庫提要謂當時隨意選錄未刊版行世蓋未然也

二妙集一卷 讀書附志

宋趙師秀編 讀書附志趙師秀選賈島姚合詩也温州經籍志紫芝之衆妙集錄唐詩至備而獨無姚賈此集又專選姚賈而不及他作蓋衆妙集所選詩惟劉長卿多至二十三首其餘諸家皆不及十首姚賈二家所錄獨多故別為卷帙不與衆妙同編也

雙玉集（萬厤府志）

宋薛嵎宋慶之同撰趙汝回編（厲采補遺趙幾道集薛雲泉及宋飲冰詩合爲雙玉集見薛氏譜）

謝庭遺稾（萬厤府志）

元謝儁伯謝凝謝蔓符同撰凝時代無攷

詩賦錄一卷（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明張孚敬編

貞義書院集（千頃堂書目）

明張孚敬編

慈烏集一卷（鶴陽謝氏家集）

明謝德瑀編皆時人贈詩以表其孝

表則二册〔歐東私錄〕

明項喬編自序初表則二册予竊下不次集之以便私閱者嘉靖丁酉守金斗出示諸生諸生爭錄之合肥潘尹恕曰是可梓也予初不以爲信然戊戌夏六月奔母喪歸時潘子在鳳陽遣使追弔於丹陽之滸謂予前表業已刊矣予詑曰原本未及校正不貽笑大方耶壬寅起復補河閭盧二守周子允偶以是見寄出示諸生諸生又爭錄之遂躬校正捐俸梓之用爲諸生發身之一助焉耳若立德立功立言之君子於此固有所不屑屑也 按私錄中又有舉業詳說蓋於明時塲屋所行經義表判賦論之類皆爲論其體製又有義則乃專選經義者今不錄其目附識於此

賢哲遐思錄〔歐東私錄〕

明葉嘉慶撰項喬序瑞峰葉太史吾鄉賢哲也既沒十有六年乃震器邑庠生嘉慶子餘哀一時

賢哲追思先生者爲文卷以志哀慕而囑予爲序先生長予十年而同在諸生予尋先生愛最腆識先生最貞也不容以不文辭然必知先生之所以賢哲而後知賢哲之所以思先生也先生端慤謙謹年十六卽有志聖賢之學而識其大者事厥考太學生斗山翁及母劉氏以純孝稱未第時凡廪膳及生徒束脩惟供養無私畜既而占大魁授翰林編脩貽封父母進脩撰以例出憲南臺皆月分常俸以備甘旨丁二艱終制不就內寢不與外宴於外事伯兄程如事師坐立不少踰禮產業惟所處分季弟準未室鬻產爲之締姻凡父母襄事宅兆諸費悉出於己從嫂志在守節而貧乏不能存堂弟貧而鮮恐絶嗣曲爲存恤全其名而完其室然皆誠心爲之不市名譽其厚於父母兄弟有如此者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先生既識其大者矣故以之守身不囑託不受無名之餽死至無以爲殮以之居官則抑奔競禁勞擾平反冤獄雖老法家無出其右者以之錫類則三典文衡所取多行脩豪傑如今方伯林公雲同其尤著者其居鄉後輩會講如彭子時望黄子一鵬項子璮邵生化之皆騷騷然嚮用於天下矣而予與周子慼張子純藉先生誘掖之功亦居多焉而先生之大道昭矣若夫

胸中富於經史文章自成一家翰墨逼近鍾王者先生餘事耳先生身若不勝衣素不能周旋人事當時與先生往還者類或誚其簡而疑其迂矣今先生蓋棺已久而賢哲或以詩歌或以詞賦或以手札或以奠文又莫不仰先生如北斗而欲起先生於九原畧無間然者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孝弟之念天下所同然則先生先得之則其聲氣所感宜有千里而至應隔世而相求者況身親見之者乎令子思親集此而表章之可謂孝弟也已雖然此孝弟之文也由先生之誠心行先生之直道率諸弟同心同德以揚名於後世孝弟之實也此亦賢哲之所願於先生諸子者予因序而規之諸子次嘉兆次嘉善又次嘉運與子餘皆鳳毛已

彬彬然明著衣冠云

陳氏傳芳集 雍正通志乾隆府志並無陳氏二字今從乾隆縣志

明陳詔陳鳴鳳同編萬厤時陳紹賢續紹賢字丙賢歲貢益府教授

十二家唐詩二十四卷雍正通志乾隆府縣志並作盛唐十二家詩四十七卷誤今從天一閣書目遜學齋藏明黃埻刊本

明張遜業編天一閣書目十二家唐詩明嘉靖壬子永嘉張遜業序首江都黃埻梓行題其後曰

王楊盧駱沿六朝之習爲天賦之才實一代聲律之發硎自是文運益昌乃有陳杜沈宋倡於前王孟高岑繼於後當時指武德貞觀爲初唐天寶貞元爲盛唐元和開成之末曰晚唐則十二家者又唐之可法者歟爰重梓之　溫州經籍志集唐十二家詩卷首題永嘉張遜業校江都黃埻子箴刊行其鏤刻頗爲精緻凡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沈佺期宋之問陳伯玉杜審言王摩詰孟浩然高常侍岑嘉州集各二卷自孟杜岑三家外餘九家皆并賦編之不廑詩也通志經籍門引焦氏經籍志作盛唐十二家詩四十七卷府縣志並同攷焦志所載盛唐十二家詩並未著何八編輯且此編惟王孟高岑四家爲盛唐其王楊盧駱沈宋陳杜八家均繫初唐文苑亦不宜緊冠以盛唐之目焦志所載蓋別爲一書通志妄爲牽合殊誤今依范目改題十二家唐詩不

復區分初盛庶得其實焉

慎江文徵六十一卷（永嘉張氏藏手稾本遜學齋藏鈔本）

國朝周天錫編（自敘以鄉人輯先哲文該而當者難也陵谷後四年錫乃為此要以尋幽訪逸為事迂焉弗應郎止於耳目所及直寄焉耳雖寄而手與眼不能借而古今人之書遂為吾一人之書乎哉其為一人之書也必其奢取之不禁奢舍之不禁茲未能然蓋樊洿六合魚鳥罔遁繫矢扣舟僅獲魛鳬勢使然也雖然未嘗多求也而取之各適故山不在嵩華海不在星瀛天地無盡文章亦無盡吾進其功於道者進其功於千世者與一世者時齊吾意而不懼其遺時蘆吾意而勿參以敗睽瞍目迷毀鼠腹果分量實然又何猜焉夫著書立說存乎其人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非僅文也惟不以文言文而後錫也為此可以無罪於前無罪於後後之讀者亦有以諒我余抑有所謂寄焉者乎 溫州經籍志周檽菴慎江文徵所據宋元明三朝溫州鄉先輩文凡六十一卷而慎江文逸自序則作七十卷然手稾首尾完具其文與總目所列門類亦一一符合並無

欽佚疑初稾寫定後因其編卷稍大欲展爲七十卷然
未及重錄故仍爲六十一卷也至此集所錄文各體皆
備獨無傳狀碑志諸作則當爲別入愼
江獻徵故此書不復綴錄幷其缺略也

愼江文逸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自序

余既輯文徵七十卷以余蕪陋冀一
當作者私裒艮苦云今復取郡邑乘所遺
與全集彫耗閒見他集者命曰文逸匪搰搰自好也吉
光片羽足占德輝燕臺朽骨猶憐神駿卽勞弗恤也然
余之爲此更難矣家鮮藏書每向人句閱而煤敗楮敗
者十之三焉烏帝虎者十之五則撫拾之難屈首受舉
子業既乏通材至躬擘目購又不越一鄉一邑則論列
之難及一稔姓氏如逢故交偶得一二語不齒寸珠尺
璧則去舍之難甚者好思不來窮鬼相搏研墨吮筆率
棄去疾走弗顧者再而風雨疾病不與焉則記載之難
余之因難而輒巳巳而復搰搰不自釋者又五閱歲矣
況乎烽火頻驚舊聞放失江河既逝老成透遙鳴呼此
所爲愈
難也與

續慎江文逸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慎江文類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慎江詩逸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自敘蓋聞寶鼎芝房之什龢歛休明岣嶁苑委之章鼓吹風雅故白雲元露太史未進其詞華黍由庚工瞽僅存其目詩之有逸所自來矣夫洪鐘與小缶殊音伐鼓與叩瓿異節或傳貴紙或誚覆瓿或被管絃或沈脉望然而古音寥越知爲宓瑟媧筆寶色迷離望若夏瑱周鼎惟精靈夙注以不容滅者謀篇斯麗藻朝鶱以不可亡者發響呼之或出如見其人觸而成聲將無有似是用剬心鉥目攟討冥搜綴集裒殘固貽譏於挂漏網羅放失實托志於遺忘聊付雲藍敢云月旦

續愼江詩逸

二續愼江詩逸（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自序）詩以著代也代著而其人之詩見焉有唐之世初盛之詩昌以華中晚之詩嘽以從音與時違氣因世變厥有由矣王步既更騷雅未陸郎吾卿言之一時兼名絶綴搏風乘雲似宜鼓豫揚休宣隆鳴盛也而傷今弔古之吟憂讒畏譏之什視論草莽槁泉石者不啻過之夫白馬賓王乃緬懷於殷土故宮禾黍始悼歎夫周京雲霞鬱思山川邐迤人所應爾我亦同然爰自甲申以後得若干人另爲一集雖風雅不殊音徵如故而攬時觀世抑將有感於此也

愼江詩類六卷（瑞安▇氏藏手稾本逸學齋藏鈔本）

國朝周天錫編（溫州經籍志周懋龍愼江詩類六卷始宋謝靈運終國朝朱彝尊凡詩四百五十六篇皆涉溫州文獻者末卷附詩餘七篇賦一篇其所采詩明代居十之八宋元兩朝詩所錄頗少）

問古文編　問古詩編　列朝詩史　前朝詩史

殊方文娛　愼江禪藻　宋元禪藻（並見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甌江詩選（花萼樓集）

國朝林占春編

鶴陽家集（乾隆府志）

國朝謝夢覽編（乾隆縣志）題謝包京

東甌詩存四十五卷補遺一卷（曾氏刊本）

國朝曾唯編（自序）東甌詩集一書前明蔡廷玉趙士忠兩前輩先後編輯自宋元迄明成宏間所收良云備矣顧至今屈指三百餘年版既無存書亦罕覯雖國初鄉先生周天錫輯有愼江詩逸初續集未經剞劂

亦復就湮吾甌人之詩不幾泯滅無傳哉嘗觀郡邑志載歷朝以詩學名世者不下數百家求其殘篇斷簡僅存什一於千百遲之又久豈惟詩亡而其人亦并亡矣心竊憂之思欲網羅放失以繼前脩而轉恐耳目有所未周也聞瑞安余君國光志存風雅而於詩集輯有成書丙午至瑞家訪余君出所藏卷帙以示披讀之下實獲我心惜詩急不多篇什簡略似未足以盡甌詩之大觀乃歸而檢家中舊錄先輩遺槖并赴會垣搜覓書林復廣諮良友於鹿城則有陳君翼詩徐君淮於樂成則有趙君翼照於横陽則有陳君觀海於羅陽則有葉君推挺協力採訪歷四寒暑而鴻篇蠹冊積案盈箱矣然後取余君手鈔參酌增訂薈萃成集再就正於高陽任君大文暨同邑程君浩既鑒定釐爲四十六卷名曰詩存以爲存詩也可以爲存人也可且存之云者別於選之謂也若以爲甌詩實存於此則又不然寡聞淺見遺漏良多雅承諸同人裒集之力慮其久而散佚也因黽勉捐貲鋟板焉迴憶曩者蔡氏之書成於成化年趙氏之書成於宏治年其間相去未違援踵授梓前人留心於文獻何其勤也後之有心人復起而續輯之補其所未備匪其所不逮是又予之所厚望也夫乾隆五十有

五年歲次庚戌二月花朝
識於依綠園之服膺軒

凌雲社菊影酬唱 歐乘補遺

國朝高溥編 歐乘補遺 高溥泉溥列菊置燈懸紙取影隨意
位置其疏密濃淡有無變態不可思議因邀
同人賞影唱和成吟一時知名士如程養齋浩趙濯松
貽瑄趙秀山廷松胡小山森桂周竹仙嵩觀邵月波南
金高楚帆雲章朗天中模張印浦大川朱白華汝南俱
與其會名其詩曰凌雲社菊影酬唱邵月波爲之序此
乾隆戊戌秋事也嘉慶己巳
處士陳雨谷汝埰集而刻之

古樂府類選

國朝周衣德編

甌栝文錄十八卷補遺一卷 陳氏刊本

國朝陳遇春編 麟慶序 日月星辰天文也山川草木地文
也天有文而無義和敬授之命則天道不

顯地有文而無豎亥算步之才則地理不著是則天地之文發以人文而人之文禮樂刑政忠孝節義亦必借人以傳世知文以人傳人以文傳而不知人與文之所以並傳則又有以傳其文以傳其人之人在也余知鏡帆廣文之名久矣憶昔隨宦東闕先大夫政餘謀士中山每手鏡帆之文以詔示日此能讀書制行者也此能見義必爲者也自是心誌不忘今年春鏡帆郵寄所輯歐栝文錄見示並索序於余余不敏未冠過籍已三十載宦遊皖豫黙楚終歲塵勞不克仰副庭訓殫心猝志以專所學不亦對鏡帆而滋愧乎今閱所錄搜奇致異發徵闡幽合歐栝兩郡之大綜宋元明三代之遠僅得文十五卷補遺一卷殆顧亭林先生所謂少而盛者耶且鏡帆秉鐸所至見義必爲百廢具舉又以其餘力表章前賢垂型後學發其蘊於禮樂政刑徵其行於忠孝節義其事在文其義在人其志在因人以存文卽文以求人同非徒以文人自命而僅視古人爲文人者也至鏡帆自若梧竹山房存稾計文二十四首余亦受而讀之激鬱纏綿瀏灕渾脫意在濟世而不自炫燿宜其享大年隆後起爲彼都人士之所景仰也夫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秋日

自序

道光癸巳春新城少宗伯陳公

碩士奉命督學兩浙四月間按試栝郡適遇春攝訓樨山晉謁之餘呈所輯東甌文存皆鄉先生之能文而不遇者公閱之喜甚迨試陸州郎寄示弁言並示乾隆年間睦州有鮑學博選青溪先正詩集序命春推其意而來為之為發微闡幽之舉夫甌栝居浙東僻壤累代以於遺兵燹水火之災其文之散佚也久矣甌之文獻始於唐而盛於宋元明栝之文獻始於宋而盛於元明特是著作雖多湮沒不少無如上下數百年間斷簡殘編人又不收拾以致稀而又稀矣公歷舉甌栝先正下詢郎以採訪昃命春道念先世止齋先生與王梅溪葉水心諸先生尚有全集他如冀深父季元衡周恭叔薛士龍諸先生撫拾輩書略加搜別或一人一篇或一人四五篇已同吉光片羽至鄭景望錢熙載賈如規諸先生竟一無所見可微已然必求其全而彙集非旦夕可期郎前明諸名宿亦屬寥寥奚怪宋元之遠而難稽也春酒得若干篇合諸冀季周薛之文共五百餘首分十五冊付諸梨棗之後讀是編者庶知其人知其地并知其出處也第甌之始於唐而盛於宋元明原不止此數人郎栝之始於宋而盛於元明亦不止此數人且兩部志乘所載之文集皆其人既往而書與之俱往更僕不能悉

數焉是以公垂念殷殷不獨制藝發明聖賢義蘊樂與諸生講解而古文亦所以載道尤望羣相磨礪彙集成書使後生小子皆循循以古人爲法度則士習文風從此蒸蒸日上也春才學疏淺不過就己之聞見仰副提唱之盛懷若廣搜遠引無抱遺珠之嘆則謝不敏焉敬以俟博學君子道光甲午十月　案鏡帆則別有東甌文存八册續編二册皆　國朝溫州人舉業之文有學政杜諤陳用光敘續編有自敘今不錄其目附識於此

鄞籖倡和集

國朝陳遇春編

甌雅十六卷（林大椿陳春晛小傳又甌乘補）

國朝陳舜咨編以東甌詩存原選甚濫手爲删定易其名曰甌雅

右總集

文說（雍正通志）

宋林應龍撰

雅詞補義（雍正通志）

宋林應龍撰

論學軌範（續文獻通考 萬歷府志作論語軌範誤）

元繆主一撰

東坡文談錄一卷（四庫全書總目 曹溶學海類編本）

元陳秀民編　四庫全書總目秀民字庶子四明人是編雜採詩家評論蘇文之語大抵諸書所習見又秀民說　別有東坡詩話錄而此編又濫及於詩爲例亦復不純　溫州經籍志東坡文談錄明代書目未著錄曹倦圃學海類編始刻之卷首題元四明陳秀民撰秀民實永嘉人後居嘉興此云四明蓋曹氏誤題四

庫提要亦未攷正也其書凡六十條董逖錄舊文全無攷證時代先後亦漫無義例與東坡詩話蓋一手僞作也

東坡詩話三卷（四庫全書總目　學海類編本）

元陳秀民編（四庫全書總目秀民既作東坡文談錄復雜採諸家論蘇詩者裒爲此書其排纂後先既不以本詩之事類爲次第又不以原書之年代爲次第殊無體例又秀民既元人而書中乃引西湖遊覽志一條是書爲明田汝成作秀民何自見之曹溶學海類編裒造僞書此類亦可疑者也）

詩法拾英一卷（讀書敏求記　天一閣書目）

明孫昭撰并序

旨苕齋詩話（千頃堂書目）

明王應辰撰

右文史

蒲江詞一卷〔雍正通志作浦江集乾隆府縣志詞並作集誤今從四庫全書總目〕〔毛晉宋六十家詞本〕

宋盧祖皐撰〔毛晉跋〕盧祖皐字申之自號蒲江居士永嘉人樓大防之甥也一時永嘉詩人爭學晚唐體徐照字道暉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稱爲四靈與中之倡和莫能伯仲惜其詩集不傳黄叔暘謂其樂府甚工字字可入律呂浙人皆唱之中興集中幾盡採錄或病其偶句太多未足驚目余喜其柳色津頭泫綠桃花渡口啼紅較之秦七黄九嘯咏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不怕雙鮮秀耶又玉簫吹未徹窻影梅花月無語只低眉閒拈荔枝直可步趨南唐孤枕夢回難寐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矣至如江涵雁影梅花瘦一花片無聲簾外雨云云蓋古樂府佳句也惜乎蒲江詞一卷僅僅二十有五闋耳〔四庫全書總目〕祖皐爲樓鑰之甥學有淵源嘗與永嘉四靈以詩相倡和貴耳集■其小詞纖雅曰蒲江集然不言卷數多少不可攷

省愆詞一卷〔百川書志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

明黃淮撰案省愆詞陳敬宗黃文簡墓誌未載而明刊省愆集末附詞二十四闋高氏百川書志所載疑即由集內析出著錄非眞有單行刊本也然明志及黃目並相沿著錄今姑存之用備攷覈

雪菴詩餘乾隆府縣志雪作雷誤

國朝林占春撰

右詩餘

詧光上人詩一卷宋史藝文志

唐釋詧光撰

竹林集十卷通志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重見並作一卷

宋釋本先撰崇文總目作本宣誤雍正通志本先祥符元年二月謂門弟子如晝日爲我造塔塔成而寂如晝奉其所著竹林集十卷詣闕上進詔藏祕閣

釋懷賢文集五卷【淮海集】

宋釋懷賢撰【秦觀圓通禪師行狀師操行卓越又多才藝工於詩所著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稱耄典記以自見云】

雲林酬唱【薛嵎雲泉詩甌乘補作雲林唱和詩】

宋釋本無編錄其與薛厓倡和之詩也【溫州經籍志案薛仲止雲泉詩一本無師與槐逕弟交遊二十年矣古人謂百篇詩盡和一盞酒須分余於二公亦云槐逕既殁本無編其往來之詩號曰雲林酬唱而不著槐逕之名考甌乘補引永嘉薛氏譜薛厓著雲林唱和詩與雲泉詩所載雲林酬唱合故據補其名本無無僧舊府縣志不載當亦溫之詩僧也案經籍志作薛厓撰今據雲泉詩係本無所編也】

倣寒集二卷【東甌詩存】

明釋靈基撰靈基字慧目住瑞安雲頂院

村居以後詩三卷〔頤乘補東甌詩存作村居詩〕

國朝釋彬遠撰

小若巖集十卷〔阮元兩浙輶軒錄〕

國朝釋超喆撰字眉光號閒菴

鋤餘草〔花夢樓集〕

國朝釋超喆撰〔周天錫引蓋予讀漢劉章傳異之得四句偶朱虛行酒太后前拔劍誅呂歌耕田立苗欲稀非種去更於何處覓安禪偶閱眉光鋤餘草悠然有會遂書以歸之〕

深雪草堂集〔乾隆府志〕

國朝釋霽崙撰

羅峰集〔乾隆府志〕

國朝釋素心撰

耕餘集（東甌詩存）

國朝釋宗相撰宗相字卓仁邑張氏子住深溪

山居詩（全浙詩話）

國朝僧益撰

雨花堂詩草（刊本）

國朝僧無言撰無言號素庵

右僧詩附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七

歴史藝文但存書目不錄詩文者多不勝錄也地志則不然或釐數卷附志以行或別一編與志並出一則錄其要一則致其詳用意不同其藉徵文以爲徵獻則一而已矣舊志詩文三卷外內不分頗嫌襍糅今用戚學標太平志例分爲二編文外編爲類八曰制誥曰書簡曰贈序曰序跋曰傳狀曰祭文曰雜記曰雜文文內編爲類九曰奏議曰論著曰書簡曰贈序曰序跋曰傳狀曰祭文曰雜記曰雜文詩亦分爲二編而以御製冠外編之首閨秀方外附

內編之末皆以時代先後爲次雖限於篇幅採摭不多遺漏不免然大要可覩矣

文外編

制誥

宋

給事中劉安上除徽猷閣待制知壽州制 瞿汝文 忠惠集

朕垂意四方恤隱鰥寡用勤施於遠民咸使得職惟厥左右近臣審喻朕志其能底綏有衆具官某率履自躬克有常德昔爾代言昭播告於庶邦匪難自口施乃政事矧茲近服若予邦甸惟爾心祗辟罔有內外其尚豈弟撫民永綏厥衆

何伯謹太學博士制 胡銓澹庵集

具官某立師惟一卷之書昔聞其語博士中三科之選今豈無人爾學有淵源行有矩矱實諸倘席允謂當仁師嚴道尊端在表儀之正教行俗美竚觀長育之能

林叔豹除江東運判 劉一止 苕溪集

敕具官某使者之任寄朕耳目號稱外臺維持紀綱以肅所部若御史執法日臨其前姦欺屏息莫敢孽芽則雖四方萬里之遠朕可以無憂矣況於通乎爾文學志行自輩古人攬轡澄清不待多訓轉輸之責邦計是資爾尚勉之江吳壤連朕聽不遠將於是觀政焉可

吳表臣兼侍講 苕溪集

敕朕承祖宗之貽訓紹金華之絕業爰開經幄燕見近臣紬繹至言考質疑義庶幾講習之樂與子大夫共之爾具官某行如古人學探聖域論議雅與實獲我心是用陞爾勸讀之官益廣舊聞非但舉行故事爾其懋哉可

新知湖州木待問改知婺州 樓鑰 攻媿集

敕具官某浙河以西吳興爲輔藩浙河以東婺女爲名郡視邦選侯委任惟均爾少爲舉首聲振東南從吾春官徧歷寮寀念投閑之既久命起家而作牧引嫌自列易地爲宜是行也非惟不使汝遠去幾甸苟盡心焉課最易聞公論自此而定則朕之眷汝人無閒言矣

太常少卿薛叔似秘書監　集攻媿

敕具官某朕以册府爲選才甚嚴信宿之閒既得逢吉爲之貳又俾叔似長之所謂朝取一人爲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士論翕然朕亦自樂於得賢也爾問學淵博論議明辯結知慈皇擢在諫省有古諍臣之風遠乘軺車歸貳容臺物望無不宗之既投以太史氏之職復使正此久虛之位表儀儁游儒者之至榮也雍容養望以俟甄擢

浙西提刑葉適吏部員外郎　集攻媿

敕具官某郎選在今爲甚重雖朝列名流必著外庸而後授今得人物之英爲之則又增重矣爾博極羣書洞視千古文章之發追配作者頃由册府試以郡寄臨事知變就界使節以寵之天官名曹實爲星省之冠是不於爾而誰

屬簡要清通爾其兼之

大理少卿許及之權禮部侍郎　集　攻媿

敕廷尉天下之平游居卿列宗伯春官之貳徑入從班是日異恩實由親擢具官某才兼數器識綜九流蚤以多文之儒務爲有用之學方彈冠之伊始已脫穎而不凡禁闥拾遺得真諫官之譽藩方作牧有古良將之風比因奉最之歸俾造明刑之任惟慶霈既行之後當郊禋再舉之時儀曹久虛禮典誰屬釋爾平反之重參予制作之司有功過于張之賢朕所知者虞舜命夷夔之事汝則兼之益勉告猶斯爲稱職

夔路運判陳謙湖北提刑　集　攻媿

敕具官某爾以君子儒爲湖北常平使者蠻猺披猖省民驚擾船粟而往哺之爾之職也因攝憲臺併任其責就設方略隨以撫定朕聞而嘉之可謂不辭難者矣乃酋帥臣之言姑輟夔門之役茲庸命汝持刑本道以慰民望以奬爾勞其思永圖靖此一方不汝忘也

侍御史張叔椿權吏部侍郎　攻媿集

敕朕祇膺丕緒董正具僚六部之分莫如選部之爲重小宰之事豈應冢宰之兼行輟而風憲之嚴司我銓衡之舊具官某性資凝粹論議正平襲永嘉之儒風蚤收科級守文昌之家法雅擅鄉評再策名於朝行幾問津於禁路進班柱史君舉必書攝事天官吏姦無蔽自擢居於橫榻久肅正於南臺當予御圖三日之初俾爾正位貳卿之列規模素定要須甄拔之盡公藻鑒益明無使賢愚之同滯副茲隆委成爾脩名

吏部郎官葉適國子司業　攻媿集

敕具官某國家萃天下英才而置之學選於衆而爲之師經術由此而明人物由此而出豈細故哉朕御圖之初思欲作新學者耳目求當今第一流素爲天下士所推服者以正師席宜莫如汝矧茲郎潛資望俱稱故用之不疑傳不云乎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則大鳴叩之以小則小鳴惟汝足以當此哉

朝議大夫試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封永嘉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 陳傅良止齋文集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接三才之奧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賴焉具官某以海內之英綽有譽處方平居時恂恂唯謹而侃然正色一臺之上言人所難肆予初政爰貳冢宰爰長諫垣僉曰汝諧也實相予祀克輯上儀徹之土田第循故事方圖爾躬嗣有寵數可

知寧國府木待問除煥章閣待制 止齋文集

敕朕方隆孝治瞻言慈扆昔者所進今誰在乎將第其功而何舊學越在外服也具官某蚤以摛筆簡在烈祖晚而勸講眷於上皇胡然江湖荏苒歲月一時輩行迭爲三事而猶紆宣城之組乎自魁多士及班從官於今守宣事久論定而又遭歲不淑克究爾心活瘠起瘵闔郡見德朕覽奏計益嘉賢勞次對西清我有異數一朝酬之誰曰不可可

朝奉郎湖北提刑陳謙收捕猺寇有勞除直煥章閣 止齋文集

敕具官某有以書生而可以節戎是不謂之長才歟爾某嘗有位於朝矣介在下僚無以著見試之劇郡談笑而理越持湖節遂克絲寇誠得如數十輩萬物吐氣非爾之謂乎寓直延閣姑以勸功眞諸周行誰曰不可可

祕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薛叔似除權戶部侍郎 止齋文集

敕朕欲省賦甚而用不足蓋嘗歎息安得執古以御今之士與之共圖邦計乎而澤下究也具官某習於六經之道而明當世之務自薦紳先生下逮新進稱爾不容口也屬玆銜命萬里來歸革帶蔬食行乎蠻貊朕甚嘉之曾未復命以擢貳民曹夫從班豈所以償勞乎可使治賦孔門之學何以利國孟子不對於斯二者並行不悖此朕之所圖於汝也尚其懋哉以永士譽可

大理寺丞林思齊除大理正 止齋文集

敕具官某本朝重科目而有以奕世父子一門伯仲赫然聯翩擢聲名於場屋若爾者豈不足貴乎而何州縣掩恤亟稱賢勞岳牧論薦始有朝蹟也淑問獻四士論惟允俾爲禮官自丞而正鴻漸之序嗣有懋官可

國子司業葉適除太府卿淮東總領 止齋文集

敕具官某昔者仲尼考定六藝至大學之卒章歸於義利易道深矣亦曰天地大德次及於理財也今宿師數十萬以天下之財贍之不領於大農之經費而居此官者不知此誼是不重為吾民病乎宜廷臣論諫者欲得賢士大夫使之久任以加惠吾元元也朕覽奏矍然改圖其人而大臣首以爾適應選擇輟從司成晉長外府以儒術總戎餉昉於此矣行爾所學奚必多訓可

太學博士葉味道除祕書郎仍兼崇政殿說書制 洪咨夔平齋文集

敕具官某斯文在天地閒前乎管百世之既往後乎鑰百世之方來非諸儒誰屬爾以經明行修都儒林之望詩所謂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者也列在書帷據經訂古以沃朕心具有師法朕甚嘉之由博士進丞中祕仍懋金華之業蓋將閎其中而肆其外用昌斯文豈特以鎮吾羣玉之府可

大理寺丞鄭伯謙差知常德府提舉常德澧辰沅靖州兵馬制 平齋文集

敕具官某武陵枕重湖帶五溪民夷錯處牧御匪易必熟知德意者往綏之爾厚而不浮莊而不撓正於廷尉惻然惟恐一民之冤德意蓋熟知矣出布藩條旁制四郡奉法循理以康乂民夷俗亦將聞風而帖服本正則末治也朕方以責實課吏爾求為可知爾對光華之渥可

葉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制 張守毘陵集

朕緬懷函夏式重陪京維昔秣陵有孫仲謀劉元德之論在於今江左與漢河內唐東都之地均惟時保釐必在之俊傑具官葉某天才英邁神處安閒學廣問多務緝先民之緒任重道遠不蘄近俗之名嘉抱注之不盈趣延登而入侍而志計懇到裨益宏多嗟議論之析衷實獻納之攸賴朕惟藜藿之不采莫強樽俎之折衝方圖制勝之自中重惜爾身之在外然念石頭之形勢實為江左之重輕爰畀次對之班允副居留之望噫覽神州之風景勿謂無人撫

地險之山川亦足用武其俗
敷於聲敎以恩啟於封疆可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戴溪辭免除太子詹事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真德秀西山文集

敕具悉朕深惟萬世之本莫重元良博選一時之英俾司輔導若時詹省實亞賓筵必擇其人欲使聞仁義道德之要必顓其職庶幾陪居處出入之親以卿夙號鴻儒首參鶴禁綿歷歲時之久養成德性之尊與其贊貳司戎尚共簿書之責孰若優游端尹日惟經訓之陳用正厥名豈輕所付當勉承朕志慨慕前修毋徒守於一謙庶益裨於三善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秘書監戴溪辭免該遇皇太子受册推恩特轉一官恩命

不允詔　西山文集

敕具悉日吾元子之在資善也卿以當世儒先橫帙左右蓋於火燃泉達之始已有日漸月漬之功越旣升儲偹歷宮寀迪之以正心誠意之學勉之以居仁由義之道從容啟沃裨益孔多朕方嘉爾之勞思所以表厲而未遑也禮成增秩亦維其常何必撝謙畱我成命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祿或畀祠祿不允詔　西山文集

敕具悉昔唐白居易以直道不容於時故年甫六十九辭宮傳之秩而歸林焉清名高行後世所慕望而不可及也雖然居易則誠賢矣苟時君能挽而留之用其言以顯其身使居易無勇退之名而唐室獲任賢之福豈不尤可尚邪今卿以白傅之年而數上瀆槩之請豈非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年未至而告歸在卿固爲高致知賢而不盡用天下其謂朕何勉從吾游毋使識者窺朝廷也所請宜不允

賜華文閣學士兼太子詹事戴溪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西山文集

敎具悉朕惟求多聞乃有獲實哲王永世之規不學詩無以言蓋聖門敎子之塵肆疇端士俾翼元良必先六義之陳以裨三善之懿卿心傳洙泗學陋毛韓其於從容諷誦之閒居多涵泳性情之益旣終厥帙宜獎爾勞其亟佩於寵光尚益釐於輔導所辭宜不允

明

諭祭國子監祭酒王徽文封右通政王鈺文 王氏譜

惟爾資性溫純行履方潔邱園晦跡鄉里稱賢善錫厥躬慶鍾令子蜚聲甲第游歷華階義方足徵褒章屢錫允惟壽考久享安榮茲以令終夫復何恨爰推子績賜祭爾靈仍命有司爲營葬域九原不昧尚克歆承

張季敬謚法 張氏譜

秩以命加階極三公之貴名由行著詞嚴一字之褒雖稽
古以推恩每因人而示寵事關激勸義篤始終故少師兼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性資敏明才
猷宏達丞登鄉薦繼擢甲科適予嗣統之初首倡尊親之
典乃能據經執禮抗論危言力匡大孝之成誓罄匪躬之
節留都拔用翰苑超遷晉佐本兵遂參內閣顧盡心以體
國每隨事而納忠倚畀方隆沈疴遽抱辭榮既久哀計輀
聞念茲元輔之勞宜有追崇之典茲特贈太師謚文忠於
戲鞠躬盡瘁嘉臣職之克修顯忠錫名庶朕心之少
慰幽靈如在寵命用承嘉靖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贈僕少王德誥命（王氏譜）

事君致身臣之職也乃若致政之臣則無官守而能捍患
捐驅者朕甚憫焉褒善勸忠之典可不隆哉爾廣東按察
司僉事王德才資果毅志操廉明秉自登名延對佐郡有
聲比陟諫垣值胡入擾畿甸爾時抗疏忠讜屢陳遂命募
兵齊督簡閩惟精既而握憲東粵肅法飭戎所居可紀乃
以籲直忤時而歸蠡茲烏夷狀爾邑里倡率義旅入援危
城禦寇勢孤竟遭奇禍朕用嘉悼特贈爾為太僕寺少卿
兼錫祠陰嗚呼死天下之至難而成仁取義聖賢所重惟

爾圖難效死雖未遂其壯猷而勁節英風尤可傳之信史歆予旌奬寵爾忠魂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十四日

贈僕丞王沛誥命 王氏譜

士無民社之寄而有死事之勤其志壯矣國家愍其死而褒之以勸忠也爾益府良醫王沛出自宦族卓有義聞云當束髮之年即抱請纓之志值島夷猖亂民罔寧居其在嘉郡受禍尤烈爾乃鼓衆僇力保障一方躬率義兵屢挫劇敵詎意寇掩我之不備力遂屈於莫支兵刃交集膏塗草莽志雖未酬而忠則已盡視彼臨難爲前却者遠矣朕用嘉悼特贈爾爲太僕寺寺丞加之襚蔭嗚呼能以衞社稷之心效死封疆之力在分守閫授鉞者猶難也謂一介之士能之乎國有彝章盜獨爾靳抑使士伍奮於戎行尚歆休遊永慰忠魂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書簡

宋

朱子答薛士龍 朱子集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自
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己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
敎於前顧以憂患之餘屏迹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業
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逐鄙懷則亦悵然太息
而已茲者林廣之之來乃知業膺睿眷出試輔藩宣布之
初譽處休治深以爲慰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敎告甚
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
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敎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焉請
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
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敎祖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
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
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硯聽
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
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祖知
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遂如許矣慱
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
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敎人之事期
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
略開之矣願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
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

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彊其所不足以犯世患拊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爲影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爲謝之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未所絕向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途則執事之賜厚矣它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盜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淆漓輕重厚海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放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遙想郡齋之間伏紙不勝引領

答葉正則 朱子集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唯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為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為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已見傳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稱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拄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壞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不辨為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以的不容有毫聱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

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話予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所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答包定之　朱子集

近聞永嘉有冏祿之災高居不至驚恐否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陳國錄徐太丞諸公曾相見否亦頗得同志相與切磋否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陳器之　朱子集

性是渾然太極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
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
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
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
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
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
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
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
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
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
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
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
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
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
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
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
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
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
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
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

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謂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

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元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黃榦復葉味道書勉齋集

榦彔彔如昨衰晚目昧初以事簡為幸忽值大旱不遑寧處所幸方旱之初便積得米以為後日之地以是其憂稍寬但事變之來不可預料亦不容安枕也老來但覺來日無多亟上丐祠之請不蒙聽從然亦可以為歲終再請之地也語錄事承見諭然亦有一說且如語錄中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先生所集程先生語錄胡為兩說不同而亦皆采取耶天下義理正未可如此看也雖朱先生不致以自安而學者乃欲率然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死自今觀之亦覺有未安處且如不亦君子乎一句乃是第一段幾番改過今觀程子云不見是而無問乃所謂君子是不慍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慍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是如程子之說方為穩當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此用中庸

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所謂慎者非以其有餘而慎之也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事難行故當勉言易肆故當慎耳人而無信一章其何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當用其何以觀例志道據德依仁不當作次第說若作次第說則游藝有所不通且有志道者未能據德據德者未能依仁之病道者貫古今塞天地人所共由志者存之而不忘德則行道而有得於身隨其所得守之而不失仁者心之全體德由此立道由此行故當依之而不違三者皆人所不可須臾離若藝則游之而已此一段乃近見一朋友語錄中所載又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削之乎義理無窮正可憂正可懼不可執一說而遂以爲安也似此數處皆是近日見諸君子讀論語而得之今既刊削如此亦無可奈何但乞存留底本見示併求新改本更一觀耳序文讀之全不成言語留此人十餘日欲修改去竟以事奪又以暑熱不可言且夕專人送去諸事已見李丈書中　幹昨以鄙見所疑奉質今觀所答頗似未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聖賢千言萬語雖似不同而其至約處未嘗或異今只隨句解析而不見其統會之一則恐於吾日用之間參前倚衡未必有所見此不但文義之不通而已也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

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
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
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是萬物統體一太極
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
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
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
無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
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
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又言有
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
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
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然
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
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
容已也所謂美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日好是懿德是云
者即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
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劉子曰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若不如此
看得文理明順則謂之同者鵠突而無別謂之異者支離

而不過矣翰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將尋常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閒只是一個道理也朋友難得相近故痛言之未知是否　翰前日附去諸兄往復之語今承見教大抵餘之說失之合一而無別諸兄之說失之離析而無統更取朱先生太極圖解以統體太極爲天下無性外之物以各具太極爲性無不在之語并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注觀之不知如何如前日郤見亦覺未安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能敦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中夜思之更無著落諸兄精力過人更爲思之以見教幸甚

張九成與永嘉何舍人文 橫浦文集

永惟仙里聖學盛行元承元禮少伊諸公表見於朝廷而彥昭恭叔元忠之流力行於太學渡江以來此學尤著精深簡妙深入洙泗堂壼中其至矣哉某叨守於茲幸亦云甚其詞賦既行此學似不逮前日更望舍人與諸君子鼓舞晚進使不忘

師承區區之願

周必大與鄭景望吏部書纂

某向來常恨無路款教今使節言旋雖獲一再瞻望又義不敢曲留從者凡所欲言十未布一二正爾耿耿伏辱貺教喜承經旨台候動止萬福程氏書嘗收數本而未有如是之備者最後經說尤所願見拜賜感幸深矣大凡深於學必能合乎內外之道近世士人稍通其說則謂施於事者便與聖賢合自信太早而不知他日未免害道所賴吏部及欽夫二三公推所蘊以覺來者於抑揚去取閒使是非深淺皆有所別自然儒效日白於世某所望門下莫先於此此外惟爲國保重會君舉教授

告再三致意昨所箴儆不敢不勉也

陸九淵與戴少望象山文集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詩
詩時竭愚心辱以爲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左右別既
經時兄亦涉歷千里而歸婺女宿留龍窟臥病與凡航川
與陸者無往而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爲學而新功殊
未蒙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息酬酢接對辭氣容貌顏
色之問當有日明日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
爲善學古人之多多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内然戕賊陷
溺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雖如顏子夫子猶日未見
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
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時讀之以聽其發揚
告敎戕賊陷溺之餘此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然
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作明作滅作流作窒則淵
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耶任重道遠
緊兄是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磋之誠且以求教

孫應時與王秘監書

書燭湖

某頓首再拜上狀判院太叔尊契兄庚子之春實與兄別
中間人事凡幾變矣然僕常心敬兄自以異於他人雖歲
月之遠書問之絕獨耿耿如日在紫芝眉宇之側不知兄
與僕亦不忘否耶憶離遂安時嘗一寓書殆未嘗達耶去

冬應徵之來能言近況甚喜尋聞大臣汲引出於至公遂登朝列士無開言益以爲喜忽奉惠翰相勞勤篤喜復如何卽比秋朔隆暑伏惟襟韻清涼台候萬福某守愚安分只似昔時髮白目昏老境侵矣受縣最劇隨力支吾幸不得罪於民而爲代者所招新使君非素知以此留未得去孤特無與事而或未可知所侍者民言衆論之無他耳到都當求見向涼千萬珍重不宜　前年冬杪自吳得歸過都爲不敢相聞當悉此意不謂兄久　亦不容於朝幸非指僕爲累然料其實所以奉累多矣能不追悔可否也抑遂有專城之榮又似適足爲禍高情曠度何所不可言此聊發一笑今歲六月極暑未秋已涼而連日狂風橫雨不無傷稼千里相距彼土何如澄江地近而望不輕然最少事易治號爲道院仁人臨之但爲之彌災致祥使歲功順成善有所勸枉有所懲斯可矣他不足過於用心也妄發之言又當一笑某杜門奉親不敢窮於人寄諭令自雪則未能往益脚且無資又非身行不可也兄以爲何如懷抱千萬臨紙耿耿

舒璘答薛大卿象先書　舒文靖類稾

某去歲到新安便道合求見然求名之地貿貿而來將謂我有親心爲是而止要未能釋然也奉常居九卿之長真國家養才地當令善類屬望如象先者蓋寡望有以稱斯責新安學舍令當今整頓有數後生亦可致但自媿學力淺陋耳傳漕素不相識忽送至薦書知過譽之賜非所稱也當今求舉狀者不例以薦賢爲辭如某鄙陋名字素不入諸公耳未必不以我爲宛轉某年老已不作升進夢願兒愛我以德於利祿境毋真念可也

陳耆卿上水心先生書 篔窗集

十月五日迪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陳耆卿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崇福待制侍郎先生閤下耆卿聞道之在人猶日月之在天有晦有明而未始有泯滅也何也晦明者日月之光也在人能以光見日月也而不能以光盡日月也故晦與明百千萬變不損益乎日月之一毫道之有晦明非道也亦道之光也不庸人之於道猶行者之於日月也行者一息不見日月則瞽其目矣庸人一日不見道則瞽其心矣詩書易春秋孔子發源之書也其所謂仁昉於易之元其所謂誠昉於易之无妄其所謂造端乎夫婦昉於詩之二南其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昉於書之堯典其

所謂羞桓文而黜管晏昉於春秋之尊王經種子也四書藝之以爲穀者也經麴糵也四書醸之以爲醪者也茹穀而思種子之功酌醪而思麴糵之美此所以爲善飲食者也今六合之土倀倀然其無所之者指先生之門以爲戸牖拾先生之咳唾以爲八珍大饗也耆卿起山林中不敢自絶於斯道竊窺先生之學千載一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頼以勿替嘘吸太極轇轎三光駕風鞭霆幹乾轉坤聞所著述有日胥學記者天下學子爭飾誦之期與古聖賢同一不朽而耆卿則未也今日之來惟提耳以告焉

許衡與丁剛巽書（横塘集）

某向數以先丈葬地事聞左右而誠意不至辨論不精不蒙留驗然亦以爲剛巽必以某言質諸識者則改卜必矣近左經臣見過云剛巽襄奉已有日秖用舊地不識誠然否几世俗所謂地理陰陽禍福之說無所考據者皆不足論今特論其有考據吾徒所當守者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卜者卜其地之美惡也地之美惡雖不可一概言然地之美者不過土内深厚無砂石無水泉不近溝淪陜澤故無卑濕之虞不近道路市井故無意外之患地之惡

者不過土內淺薄有水泉近溝澮陂澤故不能無卑濕之虞近道路市井故不能無意外之患故凡人子之葬其親慎之重之不敢聽決而聖人亦教之以爲必卜之然後葬也故地之美者葬之則死者安地之惡者葬之則死者不安死者安矣生者其有不安者乎死者不安矣生者其獨能安乎此非禍福之說而理有如此者令夫人子之養其親必使之居處之安然後甘旨定省不失其所謂養苟居處之不安則爲人子者能泰然自安乎古之人事死如事生未閫獨詳於未死而輒暑於已死也今先丈葬地倚嚴而穴嚴腹泉出汨汨不休春夏尤甚壙底皆狠石此地之美者耶地之惡者耶且聖人所以教人卜者以汝吾人之疑也若耳目所闓見思慮所能及則利害較然矣倘何疑哉竊闓剛巽將濬溝墳旁以却水害某以謂就能却此水而壙有石亦不可葬何者石能生水故也今天欲雨礎必先潤濱江倚山之礎往往水出今雖能去家上可見之水實未能去壙中不可見之水也可見者其害小不可見者其害大又況可見之害未必去而不可見之害有必至之理耶或者曰剛巽闕此地其費不貴業已成是未能遵易也某以爲不然尋常稍有知識者則不敢較葬親之責孰謂剛巽兄弟之賢獨借此費乎又曰剛巽必用此地無他

亦欲享祀便耳是又不然卜地葬親以爲萬世之安此人子本心也若夫異時享祀之便否特其末耳豈有舍其本而徒狥其末哉使君家子孫果賢耶雖千里亦能致享使君家子孫不賢耶雖跬步不能致享固嘗問其子孫賢與不賢不當計其墳墓近與不近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是知三牲之養不如不失一抔土之利爲愈也今無故舉先丈神柩置之有害不美之地雖能斥世俗地利之說卒違聖人所以教後世者竊爲剛巽不取也然此地不可葬凡剛巽親戚朋友舉知之然未聞有歷歷盡言以止剛巽者豈以剛巽爲不足語哉誠以不可止而不止也某以爲剛巽平昔最疏通不蔽或者有未喻耳故敢盡言之實覬剛巽懵然而卽吉卜也若剛巽又不聽健決不同則亦末如之何矣竊計剛巽他日親見水害則必追咎親識朋友無能盡言者則某之言雖不蒙見聽於今日亦庶茂見思於他日也

王十朋與法臺張闡後梅溪集

法臺鄉丈茂對新揚檢勅臺憲神相忠嘉台候萬福某日者伏審光膺寵命喜至於躍念欲卽修賀書竊謂大賢進

用不止於此日族殊摧故少遲之非敢自外於門下也仰
惟聖君求治甚切不爲無事吾鄉一二先達致身臺諫當
得言之秋必能明目張膽以慰公論某所以遲遲而賀者
亦姑有待焉敢乞上體眷隆展盡底蘊以結主知指日大
用以福蒼生以副簪紳之
望維桑與梓亦被餘榮

陳傅良與鄭景望少卿文止齋集

拜違誨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游半
年乎生氣息爲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閒託子之
命仰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爲天下賀簿書之勞非所以涵
儒者比來數下傳聞傳設詳密不見端口私用慰釋雖然
百九兄書蓋期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口敢深喜也百九
兄屢不應書自敵已猶倦況違尊者乎未從縣口請祠爲
禮率直如閒朝論頗不相然臺符徑至又非初心而得書
顧願欲一來捨昨就今或者胥失近知扁舟赴約討已全
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詳審勿使易來難去甚善甚望芮
祭酒僅及家易簣劉大著王詹事皆竟不療海內賢者相
繼彫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結主知忽刺達郡呂博士亦
悼亡暫告未果復人年來所得師友亦次第渙散如此劇

用無憀藏罷還家了親事益遠得御備憐其不自棄而終教之無時賜尺紙略去少褒之蔚直下砭針則千里猶膝下也　拜違誨色忽復旬歲中開兩辱垂教一一具報後許簿報書亦嘗略布淺漏以求是正領分嗣書缺然不至左右爲之歉然建盜附問又嘗以大賢推數不苟之意爲請殆言輕無效許簿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論得喪順正自是天資頑頻不甚領會世閒羞辱一事非敢以爲學力也見性之誨敢不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不爲則學力亦至矣猶以爲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一二以爲盡在是端不敢也或蒙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策毋惜頻示何時叩繫臨紙惘惘

答薛子長三

日欲報所況教以之便未果方此歉作承命重爲不敏某裒倩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爲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願方得三益豈非天閎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陵遏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與北齊之後斃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

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
晚年見此奇特宜前輩所嘆也方令兒輩傳寫二本旦夕
郎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
近宗簡遞示吳門書稾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閒
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温厚爾雅之言以殿其
末則吾輩皆頼以免足下其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
數日流連酒蓋閒欲課詩奉送竟不就興抽毫而來使
已及門矣謾塞盛意爲借書一章以往晨雷門鼓也一
笑一笑兩學官書附煩送似昨報潘叔所謂簡居尚友
有相先之美臨事立我爲自全之計此昌昔云平通惠而
國朝風流持論嚴正消息盈虛尤不屑自老儒者爲然否
　衰情無復貪書之念昨偶將熙豐後意長兄以眼數卷
便昏邇巽常每對插架慨嘆而已此事來編過右諸人
來論方閱南北史二史儘佳然一代當盡付左者往
往不收未兔遺佷則諸史要不可廢沿革見表志來下
逮司馬過鑑大率欲祖左氏蓋左氏自茍附二紀以橫上
下旁行溢出無非解剩史誼而非自本依袁爲傳縱史公
紀世書傳繫之編年則經閒事辭轇爲書經乃合太遺彼
由此觀之類不如正史其悉也然區轕勢今至得此外之
意來書所謂實事本末往往在此且如西都冀深採書士大夫

知有所擇遂成東都之業及其季年雖豪傑之士散爲吳魏之役拳拳於漢獨南陽數人當時必有實以致之而豈可以書盡哉何當并合共講一二新詩見寄疾讀降嘆建安以來迺今見此作也

明

王愼中與項甌東　遵巖文集

僕所遺人還自三山得奉答書甚慰方遣人時正與洪君語度其不及不意及也而公於治行匆匆之際復教詳至如此不但仰感情誼之殷又以竊知有道者所養從容暇豫終身無造次之時與所謂前定而不困者固此事也來教所云孔老異同而爲文者不當雜出於老子而當一於孔氏之言其所及孔老之得失雖未得其精要而欲學者一於此而不出入於彼義則正矣老氏得失今未暇答公書本非爲老氏發故亦不必答也惟所以論爲文者其義雖正而於識不爲達也文之爲道固博取而曲陳惟其所以取之者雖博而未嘗不會於吾之極故謂之約陳其之雖曲而其義有中則曲而不爲雜南人周任之言每舉於孔子以孔子之聖豈不足以矢口爲言而於前人之言時

凡人才猷之美器量之宏者隨其所用而無不可孔子所謂君子不器是也永嘉阮公以禮天性和易學問博洽由永樂壬辰進士擢廣東監察御史其在職也扶植善良推折奸隱凡所巡歷之地人罔不稱其賢能清良吏部尚書蹇公四川人未嘗輕許可往年於京畿考察官吏賢否視公設施指置咸當人心乃稱善不已遂擢為四川憲副特以道惠鄉人也公之在任待人接物和氣謁然無崖岸峭厲之色及其臨事則裁度斟酌井乎有條而無乖錯於理時余任風紀出巡四川凡官吏以貪暴罷去者不可勝計獨公與今禮部侍郎陳公以最稱公真無孤於蹇公擇任之意哉越數年余出守永嘉詢訪民風者老數與余言阮公家食時資業甚富出仕之後田土大半易錢以供官費而妻孥不免於饑寒所居之室不敝風兩余甚嘆異比又閩公自四川滿考來京屬官有饋飲食路費者公正色却之饋者日公昔在任則不敢以貨利賓今公去任奉此將以報德公日平生不知此味發舟而去一無所受余每嘆人之居官昧於正己者百計積聚貨財增置田園營建居室以遺子務乘駕車馬服用羅綺以夸鄉人然此果官之俾祿乎民之膏血乎視公之清操介然能無赬乎廷臣議公遷擢次第余亦與論列咸謂公宜為憲使未有員缺迺

轉公參政以候遷擢而公遂有山西之往或言公才德俱美宜任六卿乃復出補外藩於常倩不能無不平之施公曰官之於內固求盡職官之於外亦求盡職使在外能稱而在內之不稱則不若外補之無慊也吾開而喜之知公求無愧所職也然今聖皇御極孜孜圖治選用老臣置諸左右若公者豈久於外任乎公行矣吾知山西郡邑翹首景仰焉

劉球送周脩譔還鄉祭祖序 兩溪文集

皇朝策士迄今二十科而兩浙學者與大魁之擢自四明之張信後有今永嘉周君中規其人焉中規之擢魁也又當聖天子改元之初年則其出也豈偶然哉蓋必有以鍾夫浙東最秀之氣而開夫天地極盛之運也不然何以生當其地出當其時歟士大夫於此豈得不以潤色大猷培植名教爲吾斯文光者屬望之哉今年春君同考禮部會試以勤於事致疾因欲解職而去余數以士大夫之所屬望者勉留之未幾而疾且瘳雖欲去而義有不得去者矣於是以朝廷嘗推恩榮其二親而燎黃之典尚缺脩舉乃乞歸展邱隴果得請而行其同榜之士徵余文爲之既余

以其所生之地與所出之時而挨之因有以知君將得以大行其志大收其名而大成其事業於斯時矣雖然君亦不可不增乎其能篤乎其行以待之焉夫騏驥之駒空冀北之羣而出適遇燕人千金之購以得售而登天閑人莫不期其鳴和鑾駕大輅馳騁乎清道之閒矣然而終老槽櫪之下卒不得追望屬車之後塵者何耶調習未至而蹄習之性倘虧其循艮之德也君其登天閑之騏驥矣苟致力於仁義置心於詩書以盡調習之功焉其何患乎不中太僕之選而居六飛之列哉幸勉於自進以求副乎士大夫之望焉

謝鐸通政經歷徐君贈行詩序 桃溪淨稾

成化庚子春二月天官卿以吏比奏補中外官乃取太學諸生與諸進士比諸途進者絜短長而參用之永嘉徐君宗德褎然出諸生之右遂拜南京通政經歷於是君領鄉薦居太學十有六年初君之謁選天官也願得一州縣以自效曰吾不得於進士將得於民吾敢以是為勞人者哉既而不果得則又曰吾願如是而不可必得則命也吾何擇乎哉夫今之所謂仕宦者外而尊盈内而卑此人之情而亦輕重自然之勢也況通政天子喉舌而其屬視部寺

臺省不爲甚卑者乎君之志蓋以爲居其職則思任其事與其逸吾身以負於職孰若勞吾心以不負於民是以盜爲彼不爲此也夫豈擇所利以自安者哉或者於日君先給事與今天官鄉同事先朝爲知己其知君也蓋深用而不違其材也審矣而何以其志爲哉尋日不然以夫子而使漆離開仕非不知開也及開對以未信又從而說之則固不若開自知之爲至也然則知人之道其難乎於乎誠使今之士自知皆如開而說之者皆如夫子將天下無難事矣雖然君年方壯誠以其有餘之力而益求於學以充之他日出而爲方岳爲郡太守以從事於民未晚也則亦何歉於自知者哉君始與張君尚美彭君□□讀書後湖未幾連舉於鄉稱後湖三友茲行也尚美實相率爲詩以贈而屬予爲之序予亦知君者也因不敢讓而述其意以歸之君以爲何如哉

案宗德名鑰成化乙酉舉人見選舉

王世貞 送張有功尚寶左遷淮運序 弇州山人稾

上既采承嘉公言追尊先皇帝后已遂相丞嘉公先是中貴人監諸征鎮於列踞撫帥右得徑下教合屬郡邑屬郡邑惴惴迎恐譴而又多從惡少子弟縻縣官帑郎代滿稾靡不巍然高也居恒詫上私人郎三尺無奈我何而公既

相緣天子意乘閒條所以害狀悉請一切罷報可中貴人
最近幸者日司禮固屬覘閤臣自公相絕不復敢希請公
亦絕不以殊禮目之此輩固旦夕指屈待發也非上仁聖
及公謝苞苴內行整整焉覩頻首服哉公子姓鮮乞匂恩
澤而上殊念之一日召其子有功有功稚而髻也授中書
舍人公沒進舍人為尚寶丞又數年大黜陟尚書以下丞
乃奪階判嗟事矣上非忘永嘉公也豈奏贋宂未竟耶夫
亦司柄者何異乃為中貴人甘心矣蓋有功能詩詩奇屆
其坐容而又好治具浮白長夜飲此其去狀然即挾先人
遺脂車乘闕雜走狗為俠長安中者又何如也且上以尚
賚事簡於秩號清貴故多錄相臣後使優游食餘勛爾郎
必取吏藏裁之而尊之罪何以有辭於逝者丞嘉公相十
歲上任之他相取充位而歿僅以身葬亡遺貲至有功從
其鄉富人貸息佐酒費爾召伯之詩蔽帯甘棠勿翦勿伐
愛其人至借其植丞嘉公內未寒又何屑屑阱推有功也
且謂有功使酒難近如灌夫夫有功非誠能使酒難近如
灌夫者當田太尉抑項恂恂不復語矣吾固惜其志末竟
氣開一二仕路風耳去所聞何大懸殊哉而是時諸樂有
功去者難予永嘉公誠名卿然借上逆折苦朝士士氣奪
至今寃哉此又未究公也當言禮時諸君子得公肯已之

耶攻公者合不堅不足以勝故堅合而求勝公公幸勝矣
不決不足以久故決以求伸勝且詔獄廷訊非自公相始
也今外地自守合下洎氓畯卒戍不復見貂而瑲者翼虎
者少具一安枕朝士洋洋過殿盧中貴人多却避難心怨
之見亦謬爲恭敬七他於乎誰力耶彼獨不覩二正朝事
爾當疏上執政爲有功意憤然謀具狀留有功固遂謝曰
不肖之任子既以辱先太師兹則何可重辱生不幸少職
清近鮮困心衡慮罪狀誠有之出爲卑小官當也乃止有
功亦識慮過人遠夫士君子能爲此言何黜也予兹何以
贈有功謎治淮淮賦甲天下而司農爲軍輿故實右臂
焉勢必纖取而倍計知有功大爲國條蠵蠢其積然兹
非尚寶優游挹也稍緩稽不不得執簿書繩之亦誰爲
若恚且惜矣有功盡勉奮焉當吏交好如予輩稱隴西李
氏隤其家聲其有以廓永嘉公毋使志夫內外崇抑予則何
較
焉

樓鑰書仰孝子行實後 攻媿集

先生孝行出於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厲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輩起爲浙河東西冠嘉遯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生者第其深處嚴谷不求聲稱故潛德幽光未之或發鑰不肖願與邦人訪之聞於州於部使者於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高而先生之名不孤不亦可乎

眞德秀跋永嘉劉君誌銘 西山文集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爲善者勸無罰之驅而爲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知兵以匹士單人而能扞一方之患難非有過人之才不能然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興唐辟舉士不能牽合組織爲文章者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爲此亦以盡吾天分爾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於夫子窮之終身宜若不我知者然下學而上達天之知我不旣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

陳傅良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止齋文集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顧一見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叟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合人隕涕

元

陳高　陳太常飛白書跋 不繫舟漁集

天台鮑君錫嶽爲行樞密分院斷事官蒞溫郡大得民心威行惠流信義孚著其居官大抵以廉爲本於是太常陳君顥達作飛白書廉若鮑叔四字以貽之昭其實也寻每觀夫天下之人莫不知廉爲可貴也然而鮮有能以廉自守者蓋人有血氣之性則不能無欲不能無欲則不能不爲利之所動不能不爲利之所動則智以之而昏正以之而邪公以之而私以曲爲直以是爲非雖有聽明之極威斷之至未有能行善政而服民心矣此廉之爲善所以雖能於古今之論吏治者必以是爲尚也鮑叔轄桓公名著於齊國嘗與管仲賈分財不較以廉見稱載之前史照耀于載今君復能趾美前人聲聞日章使士大夫咸喜稱而樂道之他日太史氏書其勛業必將有徵於斯云

明

楊士奇題黃母劉傳後 東里文集

晉屠岸賈之殺趙朔也將併殺其遺孤朔客公孫杵臼程嬰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遂其難者於嬰而自殺夫立孤古烈丈夫之所難也觀蘇平仲傳永嘉黃母劉氏保孤事豈不尤難乎哉蓋趙見禍於國之亂臣而黃見禍於家賊夫倉猝莫夜變起房帷之內雖勇智士或不足槩況弱女婦乎劉之志所謂可與日月爭光非耶劉沒今六十年曾孫淮榮膺寵命追贈劉一品之貴殆天所以報劉與司馬子長著趙客事炳炳無窮於天地間平仲今代子長也將劉之事暴白後也豈有窮哉豈有窮哉

謝鐸重脩永嘉縣志序 桃溪淨稾

溫在兩浙為名郡永嘉又溫之巨邑也蓋自宋以來儒碩薦紳項背相望人益顯而地益勝幾三五百年於茲矣邑舊有志歲久殘缺且來者無所與續邦人病焉宏治戊午新安汪侯循來宰是邑既明年政通人和乃取舊志而參

酌之總之爲十六卷既成以書介予所親章秀才玄槭來請予序予與侯有斯文之雅不得以不能辭惟古者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邦國各自爲志所以紀一方之事若晉楚之乘與檮机是也四方合而爲志所以紀天下之事若周之職方氏是也我朝雖所掌無有陋職而一統有志藩省郡邑亦各有志則猶古之遺制也然一統志采之天下作之朝廷其體重其勢疎則其爲志也固在所當略雖欲詳之亦有不可得而詳者矣自朝廷而藩省而州郡以至於邑天下之勢蓋於是乎極則其志之爲體昔所可略者於此不得而略昔所不得詳者於此不得而不詳況夫永嘉爲附郭巨邑郡之體統亦將於是乎在矣然則是志也安得而不作其作之也亦安得略之而不詳哉夫志不特紀已往之迹亦所以垂將來者之監焉蓋於建置沿革可以見世代之紛更於田賦物產可以見世變之升降於人材風俗可以見世道之汚隆於詩文政績可以見世運之興衰於是而視其善以爲法視其不善者以爲戒則凡生長是邦與夫臨涖其地者皆一舉目可以得之矣亦奚以他求哉此汪侯作志之意亦或古者小史之遺意也因推而序之不識以爲何如

題松塢卷後 桃溪淨臺

右松塢卷序記詩賦贊若干首作者凡若干人溯自今歷正統己未凡五更元朔幾六十年矣誦而讀之以想見其人若章恭穀之風節劉文安之問學李考功之靜退皆歷歷如前日事是固斯卷之所恃以重者乎抑予之聞松塢公每讀史至奸臣賊子處必掩卷唾罵乃已於乎九原可作又盍知公無於此而掩卷者乎予生晚不及識公尙幸友公之孫故冬官侍郎世顯因識公之子今縣學生彥良彥良以是卷示予因題而歸之觀者尙論其世無徒曰黃氏子孫文獻之美觀也哉

侯一元英橋王氏族譜序 二谷山人近稿

英橋王氏者吾溫士族之冠也西華王君與其子春元以族之獻庀族之文積歲之間遂成巨帙余得而觀之本支粲如善行臚列王氏之世真可卜諸淮水而長引矣序曰王君固仁人哉斯帙也乃所以譜其仁也或曰何也曰不見詩詠瓜瓞豐芑邸夫仁未有不一體之者也蓋王氏之先自萬十一府君則一八爾一傳而伯仲分流伯至於十

世則四百九十人衣冠鱗萃仲亦數百數十八甲第係璘而始之固一人也譬之木焉合抱干雲始則勾萌譬之水焉江河維繼始則濫觴故通百千萬人而爲一人者譜之謂也故尊祖則必敬宗敬宗則必收族其有善也日吾之善也其有委積蓋藏墳衍山林也壯有長而老有終也曰吾之卷其生也而不然者則亦吾之不迪不康食也何哉惟其體之一也故人而非痿痺也則雖噆一膚擢一髮而身爲之急故曰自仁率親至於祖又曰知痛之義其於天下也猶掌也非以其本末源流相爲貫乎故范文正有義田王君亦有義田范氏父子同心於麥舟之助而君父子平生所助於人者亦不貲矣范公至以其宅爲蘇郡學宮則君與弟賜谷君亦各鼎治郡邑講堂靡千金而不惜其於人如此也又況其族之人哉然則蘇氏所云不慶不弔錢氏所云操瓢溝中者吾知其必不然且驟驟乎平仲之足衣食而乘車者矣而謂是譜也非仁之方乎哉蓋王氏世多積累之仁皆余所不及見也余所見者東厓公之尊德鶴山公之遂學東華君之忠節炳炳一門郎君之父諸父若弟也其方進而未艾者又有君兄弟若從父竹巖公若子姓景瑞季宣用晦諸進士繩繩乎象賢而繼世其以左提右挈勠力乎晏范兩公之仁也盍有量哉故一體之

仁莫近於族而大之則爲天下一家中國之人故伊尹思一夫之溝壑禹稷憂一民之饑溺皆是物也而先儒亦既有諸天之者矣則西銘是也是故心乎親之心者孝子也心乎天之心者仁人也余不敏請遂以序君之諸以爲諸方進而末艾者之一助云

國朝

李象坤林侍宸傳記序 剡庵集

帝王後志神僊寵幸方士幾幾乎失天下類以秦皇漢武並稱二君實皆蓋世姿覩區區宇內不足竟其雄心遂遠而求諸蓬瀛弱水併吞六諸侯遣兩將軍橫行絕塞與訪求神僊同一旨也宣和一庸主耳妃翰墨古器嗜花石樂臺苑如富貴家韻子弟而寵幸林炭昌位壓兩府史稱每建大齋醮靈素升高正坐帝設幄其側其徒秩郎大夫十等擬殿閣美衣玉食後二萬人何爲者耶乃當日亦無禪云亭游浮海若之豪舉僅僅改天下官觀建壇授籙已耳郎其好神僊亦了不易庸主規模而靖康之禍埒諸望夷俱再傳而及旨哉帝王自有萬世不易之經棄經常書方

使丹砂定以裂軀靈壇定以屋社輕信禍輕重信禍重千輪一輸也然靈素當日亦祗以小術對付庸主不遠徐福欒大五利諸人之荒誕奔走之羣望騶天下而繹騷之次亦不聞進烹鉛煉汞房中媛囊之術而稽首元祐黨碑遺巨憝嗷逐奉身勇退郎其受嗷為建議遷都亦似預議有北轅之釁者素郎非真仙自是哲幾之士子故列而論之以國史郡乘為正傳他謨為外傳其條載諸書者輯爲遺事統名曰林傳侍宸傳記夫豈曰傳其人哉

齊召南重刻葉文定公水心集序寶綸堂文鈔

葉文定公立朝本末具詳宋史儒林傳述其奏辨姦邪之詆朱子尤稱之其集有諸賢舊序所以美公者甚備余尚何以序公集哉惟是文章盛衰具闕氣運而亦有不隨氣運者視乎其人能自樹立不可不知也六經而外周末百家雜出幾乎螢火與日月爭光然各有師承自為一子其面之不同乃如其心心有欲云筆無不逹後世能言之士或末敢攖其鋒此亦氣運衰而文章不弱之明證數文章與氣運並盛惟漢氏西京為得其全耳東京下迨六朝至唐元和復盛宋有歐王曾蘇諸子其盛亦埒漢唐至南渡則又衰矣各家文集雖多冗長泛濫求其克嗣東都者誰

乎六朝以綺麗失元氣南宋以平衍乏英華其衰二也東甌當浙閩之會山川奇秀蔚爲八文自周許劉戴北得伊洛之傳薛鄭二公大振經學與梅溪鼎立傳之陳止齋以文章名天下葉文定公則又得止齋之傳而學問過之今水心集具在奏對論策昌明駿偉有賈晁餘風諸體根本經術指陳利弊碑誌峻潔不爲浮夸能於氣運就衰時卓然樹立可稱盧陵臨川南豐眉山後一人其傳世久遠宜也嗚呼公生平抱負豈但以著作顯名邪卽著作之精者若周易述釋春秋通說習學記言荀揚問答名臣事纂其書旣皆不傳粗者若制科進卷外稿別集亦不得片紙隻字則此集幸存其亦爲千百中之十一耳因公支孫某請遂跋其後

萬青藜重脩永嘉縣志序

爲治之要得民心而已得民心之隱爲之補其偏救其弊而已然不周知其風俗民隱無由得也不悉其地之山川政之沿革風俗無由知也周禮大司徒掌天下之土地而辨其邦國都鄙職方氏加詳焉班氏撰前漢書祖之輯輿地志後世郡邑有志實權輿於此國家承平二百餘載綱羅散失文獻彌章如大清一統志及各省志而外雖

山陬僻縣莫不勤有成書時加脩輯同文之治與古爲昭矣
皇上紀元之次歲青藜恭膺
簡命覲學楙江下車之日依次按臨諸郡凡其地之山川政之沿革皆悉心採訪冀有以周知其風俗而民之隱或不致格於上聞蓋使者雖無治民之責而採其渲樸登之輶軒固其職也因於校士之暇檢閱地方官吏籤呈志書而永嘉縣志則自乾隆二十有六年修輯後閱九十餘年尚未續脩豈守土者溺於簿書其於考風問俗未暇計及歟爲無然者久之去秋以憂去官道途不靖僑寓杭州令秋邑紳陳訓導承暄書來以前湯署令脩輯永嘉縣志底稿二十■卷寄閱并屬爲製敘文青藜愛而讀之體例之嚴密記載之詳明大美矣備矣足以周知風俗矣然吾尤有進焉溫郡東濱大海南連八闊其水洶湧其山雄奇其民得氣之偏者其弊或流於强悍而不知禮其地爲入闊孔道賈人交集海舶紛如其人又穴雜而易爲奸方令文治日昭武備稍懈於治强悍之國穴雜之區而不思先化其悉於未形弭其患於末作是卽周知風俗民隱不格於上而水懦民玩非所以爲治也是終未能補其偏救其弊也故并書之以報陳君並告守土官吏云

慶廉重脩永嘉縣志序

縣之有志猶古之有史也或以道政事或以敘得失舉凡山川之物產風土人情之載在簡編者莫不別類分門釐然可考自年湮代遠刪訂之人遂闕文獻無徵棗梨殘闕考古者猶有憾焉永嘉爲溫郡附郭首邑人物輻輳冠蓋連雲東接天台西通栝蒼有魚鹽之利擅海岱之奇張茂恭忠盡堪嘉王叔杲守官不或杜門謝客葉司業自號專家處患談經黃少保切中時弊前徽可鑒往哲云遙余自癸卯奉 命監司東頤莅任之始竊見永邑志書年久失脩公餘之暇循繹再三其中字句漫漶辭意脫略每與都人士相晉接時時以修輯志書爲第一要務查永邑舊志自乾隆二十六年間齊少宗伯偕錢塘汪君脩纂後至今九十餘年其間職官之紀文藝之可增徵輿夫忠孝節義之歷歷可數者亟待表而闡揚之不敏有志未逮閱數年邑中有紳董陳承暄著項囊新者余執贄請謁首先倡議爰集同邑張文應瑞葉慶褆等設局捐貲延師採訪先之以條目繼之以文辭凡昔時所已志者重加點竄近時所未志者廣爲蒐羅不執己見不違衆論雖未能博覽旁搜擴舊聞而闕新知亦聊以寓古史之記言記動條分縷晰意

正詞嚴其有關於風俗人心之大者正非淺鮮書成陳君令子宗鼇來省晉謁得窺全豹並囑余畧敘簡端以示後之士大夫好古不倦者繼承勿替也有以夫是爲序

俞樹風重脩永嘉縣志序

前明萬厯時王季宣撰温州府志會入　四庫全書著錄國朝以來康熙乾隆間凡一再修歷今又閱百年規模掌故不無更置風土人情遞爲盛衰予初奉　天子命分巡是邦慨志乘之闕佚思有以裒葺而續修之值海疆多事未果丙辰冬邑紳陳廣文承暄項茂才震新以前署永嘉令湯君所葺縣志稿來請序於予予方謂郡志之歷久未修而於縣志顧先覩爲快也暇而讀之見其參綜舊志斟酌損益大畧具備而於藝文一門採輯尤詳由是踵而成之以求其體例之精詳博覽約取俾東甌之士數典勿忘得以觀感而興起焉豈不美哉獨念大夫當簿書鞅掌往往於化民成俗之本徵文考獻之舉謙讓未遑湯君於理繁治劇之餘亟亟於斯而又汲汲其事以去推之如方輿形勝之記郡國利病之書其拾遺補闕有待於後來之纂述者又不知凡幾矣永嘉晉大寍中立郡隋開

皇九年改爲縣其地東距海西控山外扼北閩之衝內與台栝相錯疆域之廣輪吏治之興替與夫學校賦役兵制鹽法諸大政源流之沿革隨時更易官斯土者固當考鏡前賢參衡時勢以施爲實政至於地靈人傑賢哲代興景山前儒志之編實理學之先聲南渡以後名儒碩彥甲於東南小志鄒魯之風何其盛也前明之世人才繼起猶未陵替迄於今流風餘韻不勝俯仰之感豈山川之鍾毓有間歟抑遺文零落鄉先生之典型無所取法而然耶審是則斯志之所關爲不小也予顧輿邑之人講求討論舉垂成之志而畢其緒并取夫百年來未修之郡志統而輯之使皆燦然明備然後後生新進咸知其桑梓之徽未墜而觀摩倣法爭自濯磨守土之吏亦得監成憲而率舊章以贊成我 聖朝一道同風之治是誠予之厚望也夫先是湯令在縉雲嘗輯邑志十八卷刊行茲又纂是編書雖未成其勞未可沒也分任其事者陳廣文成項茂才亦預有力焉例得具書

王景澄重脩永嘉縣志序

永嘉一屬附溫州城攷諸往籍晉大寧中立永嘉郡至隋開皇九年改爲縣後因之道光丙午科予奉 命副典浙

江鄉試事竣郎回京供職雖聞永嘉山水之勝未由至也今上嗣統之六年丙辰秋七月蒙恩簡放杭州遺缺旋奉文奏補斯土始得覽其山川之形勢其地前引栝蒼旁連雁宕東濱海嶠南達閩甌水陸交衡亦浙東要地也適邑紳陳君承暄以縣志請敘且曰是書自乾隆二十六年經天台齊少宗伯督錢唐汪徵君修纂後閱百餘年其閒應紀之事數典缺如意甚歉然思欲重脩竊有志而未逮也司馬湯君前宰永嘉時於公餘採輯佚闕攷訂成編時曾借衆紳共膺襄校之役其書未及刊行而湯君遠升任以去今擬將是書排次付剞劂氏用垂久遠并顧識一言予受而讀之見其條例謹嚴紀載詳明攷諸古以徵信參諸今以合宜雖邑乘也而史之體裁寓焉其有關於風教匪淺鮮也夫地靈亦由人傑聿稽誌內所載名臣理學孝子悌弟與夫忠義材能之士垂範當時流聲蔚世先正典型炳靈接武夙有小鄒魯之稱邑之人物彬彬蔚起矣至其方域所屆控山負海帆檣出沒商旅輻輳井廬薈萃各方雜處風氣不齊俗所稱甌東一都會殆信然歟若夫宜民善俗之道維持調護之才此雖一隅亦關大局官斯土者實與有責焉予不敏竊願昕夕冰兢與諸君共勉之也陳君工於文篤於行邑之人僉稱爲有道者也於是

書尤見拳拳之意河善承湯君之志者雖然縣志備矣而府志亦宜續修儻能補加蒐輯更足以徵一郡近日之文獻於風俗人心彌有禆益也爰歸其書而並敘其緣起如此

孫鏘鳴書潘太守墓碑後

余始與少城游方應童子試年皆未冠而少城風姿玉立翩翩佳公子也其後兩人南北分馳遂不復相見然聞其宦粵有能名今讀陳君所為墓碑則所涖皆巖疆值風塵澒洞之日居無兵無糧之地獨能保境衞民勇而善戰屢摧勁寇何其壯也而於脅從逃民田產入官及商賈加稅之令力抗上官意堅不行又何其為政知大體有風力也年僅五十未竟其施惜哉余觀中興以來以戰功取節鉞膺顯爵者何限君既有其才矣而竟止此何也吾郡之潘氏自南宋代有聞人而君之高祖虞菴公當耿之亂溫州總兵祖宏勳有異志殺兵備道陳公丹赤及永嘉縣馬公琪以城降公前總兵某公壻也聞變遽入縣署負馬公幼子逸匿之家僞帥曾養性者索之急以計拒得免逸姿後亦為大官然則君之先德厚矣而我溫人未有能言之者遂并書之以俾後之有聞

傳狀

宋

陳均宋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沖佑觀永嘉開國男

少卿戴公行狀

永嘉上田戴氏族譜

曾祖諱廷妣林氏祖諱昂俱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華文閣學士妣何氏父溪工部尚書加桂國贈端明殿大學士母林氏封齊國太夫人公戴氏諱桷字敬忠故閩徙也世習爲儒爲永右荏公文端家子天才穎拔博覽傳記[illegible]達本朝舊與文端愛其稱悟凡春秋大旨當世要務必劍詔之故公開兒深卓公尤能翼順承一武不離左右丁齊國太夫人憂文端官監學謀治喪東下公甫一十四泣請曰兒貴也昇以歸道途紀理一如成人族里器異焉文端守澄江獲拜文定邱公於座上文定與語大奇之呼爲小支既長負其才氣頡頏場屋志未遂以文端恩補承務郎公本以春秋擅世學暨銓則以易平明入棟闈展卷濡墨一持而就日未晚已出儕輩或病其不涉思議然卒中高

等監龍山稅課額久虧連敗數政公至損常程十之五居
無何盡贏其舊局務整雅挾策永夕焉丞相盧京尹稔公
才撤入幕案牘山委一閱郎領其會落紙數千言京尹附以經
義播流華下富陽民用券羅米怒鋪家虧陌許以背旨減
價時新令方揭吏欲藉以行法公曰以一錢輕重而籍民
人安所措手足乎白尹釋之闔府服公仁勇有宗姓訟所
生母不安其室宗司下府詰治公曰先儒有言天下無不
是底父母母不安其室子之尤也奈何反綳其母也爲文
感切之趙泣悟母子如初丁攻端憂免喪宰宜與俗猶難
治廟堂特以畀公引詞役訟居其半公勸諸都結義役舊
例戶役必籍於官吏藹祿覩之抽剝逮骨故民破產以兢
有死無爱公削其在官之名一以代役從事里正莫知爲
役於是合一縣八十餘都翕然聽順嚚訟之風陶爲友睦
民碑紀之距令三十寒暑守之弗變四有疾公親爲責藥
時平章喬公持憲節下縣括官田以廩四公念括田擾衆
割圭租半廠貯之記以詔後喬公大喜列其事於朝有扶
吞刀吐火奇衰術者屏之出境不使詭民縣校類陁公縮
浮費撤新之水心先生記焉秩滿造都謁大參薛公公迎
勞日人心燕越欲惡不齊宜興之政口無異碑某所傾敬
差建康府諸軍糧料院朝廷念西餉務殷以公儆徹省事

劄兼本軍幹辦公事時季公駿督饑傾聽公公亦不負其長處畫無不允慨委行在諸軍審計司時司馬闕額公因陛對誦言其故日司馬一軍三萬天予勾陳華蓋所以嚴天拱壯術居也我孝宗皇帝銳志規慨從屯建康實爲風卷闕河電掃雲朔之漸自開稽挑邊人籍弗補曾屢旨招塡奠或應命頃遥吹總屬廉得其說蓋招刺有二一日效用二日軍兵效用既程等仗復有拍試弓弩之法軍兵專程等仗無拍試弓弩之法夫技藝工於人可以習而能長短得於天不可企而至今見劍能專等仗無怪招刺之艱挾奇賈勇之士終無自額之也欲乞招刺之際寬其等仗嚴其技能則魏之技擊楚之劍客漢之材官蹶張爭樂應募可以坐足原額上佯酒撫聖人在大之壺矢不數月監三省門庇職二十五日除太府寺丞告末下差知高郵軍許公國制置山陽擻兩進戰上合教以躍武公深虞激變時逆全已蘖巽志疑許圖已嵕其將劉慶福龔許以叛中外大恐公念高郵道山陽一日城肥而惡鎮江成兵一千郡旅三百弓弩手一軍七百闖烽燧刈芻稾疲不可甲者復三之一守障慮匆給況赴敵乎糾在城丁壯將數千使翼官軍以守弟子不能瞻者賦之粟俾無憂公日登降勵以大義俱願效死又處賊抵蠍突下邑延諸縣豪傑使伍

其鄉井各堡要地於是厚賞格以戢姦細嚴保社以備窺發遠斥堠以偵賊人之動息廣諮納以盡軍政之利病部伍整密火鼓精明五里之城隱若一敵圍矣先是本軍有鹽徒悍不受律前守籍爲兵無事則許其私販有警則從聽征役全逆黨數千忽軼郡境公呼其總首戒之日兵法利在守險北城池地名日燹頁一隄介水所謂車不得方執是也宜以死爭勿使得逞鹽軍進與賊遇乘險薄之賊徒大敗斬首數千級餘悉駁遁於是軍聲大振兩淮諸郡閩之氣勇百倍靜樂趨公鎮京口抵書讚公知兵稱貲眞儒時山陽遺兵所過剽刦民不負居公日此曹無所受日相挺為變是又產一敵吾兵寡力分何以豸亂招而伍之得千餘人一夕匿書告新軍謀叛或請公以怖之以兵公日若屬失次而潰吾一粟不貸於朝那貲糧活之何頁若屬而叛畧鎌從挺入其旅開以禍福皆羅拜啟聽微公壓之以靜幾至激變初公闔山陽之警也日高郵芻粟之數全欲入寇必藉兌糧爲名一時大風畫晦吏排堂扉白山陽須粟十萬持牒手顛公徐日吾籌之久矣朝廷寄椿郡庾當請於朝可否一惟君命吏色始紓訖用是報其請遂塞北軍頭目王文信者因劉發福之亂與逆黨折矢爲誓墜其校三千斬關而南直趨天長公策文信與降虜劉全俱

寨維揚是必劫劉全以叛遣吏犒之賞覘其動息夜驅報
維揚急鍵城門文信兵薄城下門已閉師遣路鈐趙拱緹
城喻之文信姦不行大怒裹劉趙露刃北去且欲磔趙拱
抒債趙策士也嘗銜命使粗爲危詞獲脫師移書重謝請
一城免喋血盡拜公賜時朝廷以逆全上表自劫欲行撫
喻公謂逆全彼焉狼心詎宜弛備因應詔條陳馭邊三事
其一日御前大軍分駐江上七紀於茲開藉失律領闕勿
補貤其廩粟豢養北軍元氣既枵客邪爲祟今日膏肓不
鍼之疾也山陽淮東屏翰也七爲北軍大軍僅十之三盱
貽淮東頭目也九爲北軍大軍僅十之一環滁兩淮腹心
也四爲北軍大軍僅十之六舉全淮數千里絕長補短大
抵爲北軍巢穴此有識所爲社稷寒心也今制閫之兵喪
其主帥獸駭四出若乘此機移其銀糧令招一軍虎視要
地用塞賊衛內勢既完外侮自息此今日之急務也其二
曰我藝祖皇帝懲唐世尾大之患收藩鎮兵柄處之京師
名日禁旅二百年間征不庭衛中國未有舍是而他求者
也紹興講解秦檜始列諸大將兵江上隆其名謂之御前
全淮東西全藉是兵以爲熊羆爪牙藝祖禁旅奴僕命之
徒給廝隸而已秦檜不知舊典後人又復仍因本末倒持
有識慨嗟乞詔兩淮州郡檢覈禁旅之籍闕則填補少則

趙廂軍以益之足其廩給口無窮赤之憂礪以刺擊作其拳勇之氣可以壯全淮聲勢復祖宗舊規此轉弱就張補爵為全之上策其三日昔張後經理全淮謂無為為兩淮根本高郵為淮東根本今山陽既葬為盜困若復跡往鞍建閫其開是委一行官吏米粟於老虎吻中今雖暫盃詎保其後愚臣暫見若徙建闔高郵選武而謀者屬以山陽事任不勞遺鐵反側醜類畫屏藩籬之外夫公以朝廷將議僂兵乃自為守備周覽形勢獨西門控引天長地虛而夷湖洑不接嘆日是非賊衝耶無櫜城無重關顧何以肅暴客也鳩材簡工內為洞扉外為扦關上臺三樓冀以二槍魏煥特立不數月告成費皆自酬民不知役大理寺丞王公自適記焉朝廷甄公邊務除提舉淮東茶鹽事到任閱鹽本有實在錢二百九萬應在錢一百五萬見管在庫謂之實在數存實亡謂之應在公嘆日鹽本所以贍亭戶虛數半之是罔上而賊下也於是搏泛費塞漏厄補二十餘萬其盡職不欺如此傍海有洲地隙而阻姦民貢後者聚黨賚鹽其上時出剽掠公私患苦之部使者慮或兆變莫敢鋤治公呼高郵臨轄宗其姓者以計剿之餘黨佈散卒虛其地摹治有壁記文端為舊倉使汪公茂楚作暨公建臺題識適滿鏡石續焉大署謂常平鹽筴萃為一司常

平振民命鹽筴紓民力不相稽而卒相須也即之故府紹
興初元歲入以石計者二百萬乾道倍之淳熙損四之一
嘉定奉旨以乾道爲程今五百餘萬矣優假丁戸時與母
錢矜哀口民寬其厲禁不以紓者戻民是又國家使命本意
部使者奉命之仁也蓋公理鹽筴以優丁戸寬厲禁爲本
故詞以淑後如此然所記賢父子踵爲之人訖其異云踰
年除戸部郎官總領淮西錢糧公往嘗任總屬洞知財賦
株穴晨輿据案吏班其側某處粟可支幾何某處錢可賦
幾何某騎未須者幾何某卒未傳者幾何懸計逆籌不遺
圭巖老吏隷立唯唯受成而退數年閎士皆宿能無有後
發時相語都司謂前後職餉不侵科降戴某一人而已就
任歷大府少卿先是軍糧幫支吏暗鐫刻公遇打請窒綽
一二至庭下親自槩量湓勺有虧必裁以法姦弊痛革又
因傍舍鬱攸幾燃軍藏置效士三百以警不虞逮今賴之
時逆全縱卒旁午江左結筏東下公慮其造舟窺海因獻
計謂今內郡邊圍防淮固急防海尤急兩淮城可守兵可
戰長江可爲限固吾內郡城不如淮之堅兵不如淮之驍
維日備淮買海弗問深恐山東狗鼠轉料角出大洋擣吾
不備誠腹心之大患也得之道途逆全多捐重資詠吾工
匠歷魚取竹打造戰艦斧聲不絕邇者復市木江右敝川

而下篪吾堂與貽禍甚深失今不圖噬臍無及江閩有正有副足消風寒然下流威合止及平江轉而之南傍海州郡瀕地衝闊雖四明有淞海制置威望不赫無以肅遠承平無虞用以奢寇擄非長制達馭周密縱久之大慮也欲乞準江閩事例析淞海州郡爲二北州郡則置正使近南州部則置副使若常山之蛇水程鄞鐵首尾相接如此則上極襄漢中抵淮墻下迷淞海處處宿兵在在設備泰山四維長城萬里矣惟廊廟留神公究心餉事四閱歲篇得怔忪之疾前後五稔作疏辭上恩恨勞除直煥章閣主管紹興府鴻禧觀告詞有日茲力丐於投閑用恨勞於久任又日公帳容式燕鄉枌之樂公桑堂扁日燕樂以俟上陽公初在總所與江閩枘鑿至是劾公擅借合肥椿積鐫三秩尋下勘當已還無膚朝廷恨公受誣讕特復元官差知婺州徽省以慨格不行公自是一情銷薄再食沖佑之祕丙猶里門自號城南灌園叟無一紙蓮廊堂者七年涫祐癸卯五月二十六日以疾卒於正寢享年六十有二積附朝議大夫封永嘉開國男乙巳十月己酉日葬公永嘉臨江撫州夏與山之原娶王氏右史祕監合齋相之女男二長柄從事郎監嘉興府海鹽縣戶部當湖犒賞酒庫次焯將仕郎前公十年卒孫男塤將仕郎公性夷平乏岸谷

與人交能愛盡言人或加諸我一時仇然憤激隨時冰釋
閒有與公崖異宅喻狄相值或虞酬復公坦如也家居雖
盛怒不施一蕃有負公財物卒置不問內行尤謹自謂淋
第問事可以語人鄰藏數萬卷裝度嚴好好事借覽欣然
與之庚子旱湎遺骼暴露■捐慈雲吉地聚瘞其上廩道
者藏之至令不替時羅浸翔公出粟減價以糴貸甚者恃
賑之閭井容受其賜始呢隱先廬險甚公歸自建業稍益
以鄰出地且厚鄰其直對衡小圍僅通馳徑公復亭其閒
為投老歆■之地親故或謂公孫子未■夜楊入尺焉用
是公笑而不答既成則舉其半昇汀洲弟遺書言子若孫
永勿分異亦毋得妄岐彼是庶全斗粟共春之愛人益■
公義云買田為稟凡族人之官燕胥及嫁奩葬槽取具焉
在宜與也每日愛詞既而閭日或訾公銳始急終公曰吾
始祈民情無塗爾然人不勝一朝之岙遽聲於公或鄰井
諭解或憤氣消平則已無及遲之宿昔須其血氣之定也
聞者嘆勝雨雪吏自弛房質公判一日請益公曰祈寒艱
食故弛租禅益之未霽再放已霽則止庶主客俱得其平
若不卹天持預放五日或彌旬是違道千嚳非均平之政
吏語塞或語公居官當廣耳目宜匱大門外以求民擴公
曰吾爲吏之他長惟欲境內伸足鼾睡而已脫如君言是

滋告訐非所以暨吾民也宜與傍縣有佃官荒數十頃既長子孫其上仇家販之權門州帖縣合巡尉格捕業主聚衆以■公曰吾爲吏以芘民爲家法歷額以行不仁何以面先君地下日力請於郡郡亦君子也感公言緩其期民得爲計以自免山陽之擾有游士訐其主之子謀不軌持黃紙墨字以爲證吏欲株逮之公曰是必有需不獲乘醉燈下誘之耳一訊果服坐告者郡內稱神明公見力獨利後民類如此始公分司料院閱紹渲故牘得於雨漬風裂之餘漫無後先自勘整凡都督宣撫宣諭諸使之建置強勇武鋒雄邊軍分之離合成都興元綱馬歲額之多寡下逮諸軍報剌揀汰數閱之法俸給賞賚塈轉之例分件列爲門五十卷一十五題曰建寍諸軍糧料類編雖公總餉規畫大抵出此識者謂足以佐中興經濟補太史闕遺令其書皮於家子弟謀寄諸梓用揭公志公暇日又閱北盟會編病其煩舛欲刪正成書未遂而卒又以益國周公譜坡仙陽羨事未翔實在宜興訪故老別具譜令板置縣齋文端在湖湘有論語答問朱文公一見擊節嘆爲近道所至必刊以傳且辟先友許君復道相與講切許君負特操時有辯拂公亦俯心聽順人謂正得論語之義云至於建隆以來縟典縟儀渡江而後故■遺躅殘燈孤榻支枕縱談

聽之者如發金匱石室之局折旋鸞閣鳳掖之署惜其半生官騖外武之日多暮年病退賓對之日少故公不獲盡暴所長而人亦不盡知公也悲夫方公守高沙也均獲下缺

明

張宇初金野菴傳　峴泉集

金蓬頭永嘉人也名志陽號野菴因蓬首中作一髻世呼蓬頭云生故姓家鄉井德之幼果敢有大志不羈甫長知慕道棄世慮遂師全真李月溪月溪白紫清徒也一見器之命游燕趙齊楚求正焉及參先德李真常益有省行經袁州遇守城校尉顛軍子狀貌偉素日不與世接夜宿神祠閩蓬頭異而師之既久語益有得時紫山鄉廷佐慕道建長春觀禮之未幾命其徒劉志元典觀事乃游武夷龍虎二山時龍虎主先天觀者傳師正館於蓬萊菴菴據徵君聖井藐姑諸峯之會蓬頭攀陟崖壑佀鹿豕藉雲霧覘以為常閉夜坐盤石蛇虎值於前輒愕而遁去因得夷曠地命其徒李全正趙真純築天瑞菴於峯頂時四方聞其道著無遠近有疾患輒叩之以所供果服之無不驗由是

禮者曰集嘗天旱叩龍井召龍出語龍出聽踰時漸小躍
人袖中乃警以偈龍騰奮入水未頃天雨元統癸酉復隱
武夷山居紫清之止止菴澗東元帥李太平閩而禮之謂
曰命巖則君治心清則慮寡李益敬數及叛賊李志甫寇
漳州國朝以其地同知吳公知寇道命爲先鋒平之其子
仲貝顯師事之不許隨果夷滅衆神服或倦請謁者衆謀
藥死之郎預知命徒鑿竅地中果服出之令名吐丹井云
至元正月一日同輩桂心淵世稱桂風子坐解於盧山旋
開之於四月十日命徙書偈坐逝越十三日面顙若栗肢
體溫輭猶生其徒瘞於菴側之古梅下生前至元丙子五
月四日高弟則勞術素郭處常李西來殷破衲方方壺皆
以道法聞世云芒芴子曰古之烈夫義士必苦行潔身以
成其志故其親裂肌膚摧筋力若所固然是以其卓絕特
立足以垂示千載若金蓬頭是也然欲立名於世且必是
而從可況其超脫幻化者哉求能若此而於
道無成焉未有也惜能是者代亦幾人哉

蘇伯衡黃母劉傳 平仲文集

黃母諱文淑姓劉氏溫之永嘉人宋宣和辛丑其先名士
英者爲州學教授能出謀募兵却睦寇方臘而全其城靖

康丙午通判太原軍府事金人犯太原死之封忠濟侯詔
立廟鄉郡額日忠烈在今明倫坊學官之東於劉爲入世
祖父某早亡母林喪明寡居劉以弟不慧身任養母保抱
扶掖懇懇焉及歸黃氏猶時歸浣濯補發衣嶔遣饒候問
繼於遂識與不識稱其孝如出一口黃氏永嘉故名族閥
閱與劉氏相望劉夫日松陽縣儒學教諭應發應發父衢
州明正書院山長南一南一父修職郎道適道適父朝奉
大夫恭甫而距紹興二年進士御史檢法官亥實七世云
劉爲黃氏婦善事舅姑姑張性嚴毅家人輩鮮得其歡心
劉委曲奉承食上亢侍不徵不退晨昏禮久益恭姑愛之
猶女歸應發入年無子乃爲聘娣生子通通生五日而所
生母死劉鞠育使長大通年十二應發卒時劉三十有六
歲南一尙無恙然耄矣私念通非劉産而恐劉有他志也
憂見於面劉揣知其情垂泣日夫在日妻且猶望通終身
而視之謹謹矧夫亡乎有如不一心黃氏養老八而字遺
孤者有如日自是孝慈愈篤南一乃喜過望越三年南一
亦卒劉居喪哀戚甚治喪無違禮營壙信與以葬舉夫之
柩合劉焉日夜攻絲臬資通從鄉先生陳公潛學進士業
通亦自知砥礪明蔡氏書一日挾書行且讀不覺墮井中
出得狂易疾劉謂其豈久生者不亟娶黃氏宗祀將自吾

世斬乃爲之聘屠氏之女生子性前此應發以通未成童乞養姊之子劉中孫爲子雖乞養子劉恩之不啻如通授以室矣中孫見通狂易私心甚喜自意通旦暮死即其家貲當奄有而不意屠氏生男也性生中孫殊鞅鞅勃然露刃入臥內狀之賴劉奮當其鋒得不死刃下鄰保不義中孫相與執送官眞於法後九年通果死狂易劉焭焭與性居而中孫諸宗百端偵伺陵轢之未幾海上盜又起兵興繼以饑饉科徭坌集劉辛苦支吾門戶終無怨懟意又未嘗廢歲時節祀享與夫族孀鄉閭餽問慶弔禮人益以爲難能與性居二十二年爲令洪武元年秋得疾且革執性手曰我爲汝家婦不幸寡祗二世矩命保汝父子羈孤橫逆艱棘中雖不敢不盡死力然一弱婦人耳安敢自意無他萬一有不測我死有餘罪今天幸得見汝成立有婦有子我可以下見尒祖矣雖然思兩世孤雛先緒不絕如錢克有今日益感激續聞亢宗以成吾志爾焉可不勉言畢而逝年七十有九今性以雅飭稱於鄉君子謂性之賢劉之教云

王世貞張文忠公傳 弇州山人稾

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公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冢即遊於監司守相閒毋能難之矣遂爲諸生祭酒益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天子方南巡狩其明年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進士公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之不快公乃上書大畧言上既以與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時上心是之而追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公亦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下議議尊孝宗曰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䔍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觭之矣然天子益已心動而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柱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閒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

府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公數與尚書持論邊事郎執政筴邊事欲屈其尚書公復爲尚書持之至抗疏辨上輒伸其指然諫者遂欲宗獻帝入太廟公力誑其不可乃已御史錄按山西有所逮張寅以爲郎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勛爲居閒御史郎劾侯勛詔下三法司獄獄成上獨疑三法司黨御史而傾侯勛以屬公與桂公方公反其獄公遂領都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敕諭約東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王帶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報劾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郎怨譎弗衄也尋賜銀記二一曰忠艮貞一一曰繩愆糾謬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上末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上享太廟同公侯道左數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天春賚賢作邦珍賜玉帶及蟒服上既以胥崇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於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傳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上所密問公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時桂公亦入輔名寵俱嘗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

不平爲惡語交關上前揚公得因是以閒公詔暫歸侯用
而桂公削保傳以免公歸至天津而上念之詔行人召復
相公入而楊公爲霍公所論遂奏上怒楊公甚欲置詔獄
逮公力寬解得免上嘗論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
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高帝以親王領
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
數數言中實人暴橫狀上爲悉裁革鎮守監倉市舶之類
後先殆盡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條上
嘉納之是時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
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及自言禮起上以
明聖迹作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壇於
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藝禮皆
其大者公初名總字秉用至是以上嫌名請上爲易名字
敬字茂恭手書賜之居第成以獻皇帝書舍春堂及金幣
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
日貞義其堂額日抱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禮貴驟當上
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曾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
休比行上賜公服牙笏以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拳太子
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於上有推立恩
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爲下

上不懌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横
燕中所爲多不法既微知上指恐惴甚而燕中少年亡賴
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稍稍不能酬乃上變言其沮
魘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昭聖迫乃因上後宮有宅慶以延齡請上益怒遂欲坐延
齡反族其家公固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
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
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昭聖太
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宅故
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請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
若令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廷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相也上故爲重語欲以偈止公公持不已乃不詔
悉綏諸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
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事輔臣體而其初蹈州盜陳卿據
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而公獨破之卒
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公益自信薦劉源清郤永爲大帥
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
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
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公胡忍
舍朕耶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謂夏公也公抗辨不置

然自是乞歸益力而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餐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上知公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奉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宰相公歸之明年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赴至金華疾復作歸益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爲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有子四人長郎遜志遜臣太學生前公歿仲遜業尚實丞季遜庸中書舍人俱有文學世其家而皆蚤逝不及大用時人惜之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予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上自信以天啟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迫於議禮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剌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者半歿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觀公哉故因其孫汝紀之請而爲之傳公別號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之羅山因更稱羅山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絀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千里者誰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爲

令未有悖也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祧公在難乎其免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即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李維楨王憲副家傳 大泌山房集

憲副王公名叔果字育德浙永嘉人也其先瑯琊人晉居山陰唐王徙黃巖宋徙永嘉六傳為通政鉦生澈累官左參議年四十餘南生公有異質七歲能為禘語儀度屹如成人年初受詩巳從父官京師師盧翰林受禮經徐文貞公試第一補郡諸生薦於鄉上春官罷歸與弟參政陽德及族子講業山中生徒羣集一以公為師參議公建宗祠輯文世譜公佐其笑因著王氏宗約施行至今巳入南雍程恭為祭酒歐陽文莊為太常公游其門稱高第弟子既成進士上書省父父卒服除久之始授職方主事督西內工賜金綺三年又以尋使事歸展墓島寇溫州族弟僉事公死焉公喟然曰吾宗家海濱先人有餘貲願治堡以完宗人施及鄉井請於朝遷中界山巡檢司防堡報可堡仲公輟計偕為植堡成寇環睨無如之何也又三年以職方員外郎為會試同考官進士十九人多為名公卿已遷郎中

視師薊鎮疏諸材官功罪裁昌平提督皆如議大司馬楊
襄毅屬修京營志巳進武選郎中修武選條例著爲令凡
選數功次所由不失黍紊左右莫窺其隙有以賓王介五
百金行略者斥之襄毅倚重焉兩京督府勳臣若執金吾
若諸方鎮總師惟公所黜錄人不敢干以私滿兩考出爲
翊廣參議分部承天德安兩府承天肅皇潛邸中貴人留
守出文吏上德安景恭王封國王邸八虎而冠公以嚴見
僤省郢梁岐諸王園陵費數千金歲饑捐俸及贖鍰食流
民全活無算初監司以上謁辭顯陵無虛日郵傳煩費公
援中都兩京祖陵例爲限制官不廢業民不病供卒用其
言踰年遷廣東按察副使乞休不得督臣疏宜改學憲而
公遂歸矣杜門不交外事偏治其家祠先隴族有爭聽於
宗不煩有司設義塾訓羣子弟置田以給孤嫠若貧不能
葬者旁逮姻鄰修學宮菜隄捍海爲石門時蓄洩置義家
歲所掩骼萬計有司嚴重公或就問民疾苦若修海塘復
里役減漁稅必贊行之初治堡斥橫塘故居於外尋徙郡
墨池已作室堡中居日先世祠墓在弗忍違也蚤歲讀書
斗山稍閣亭臺游詠其問蔬食布衣終身無塍侍不習拈
算不問家人產而惟嗜書至老諷誦如諸生與子弟相論
雜有會心者筆記之輯紫陽晚年與象山論合者爲錄明

其非禪又言王文成指心之良知爲聖欲學者惺惺不昧以通乎晝夜而知紫陽象山推尊性善求放心之說悟善故知良不放心故惺惺不昧其致一也泰和胡直大名中旋麻城耿定向歸善李鵬舉咸題其言其學先識本體而主勿自欺以惇倫躬行爲實際母潘恭人卒京師輿歸哭踊足爲毀喪父亦如之每時祭及上冢悲號如始喪感動觀者爲之流涕事仲公友愛特至公不邇聲色而仲公時盛絲竹延客夜飲公一觴一詠兩人意各自得也貌不勝衣而神王讀書暇焚香默坐年七十有三感脾疾越旬日語諸子曰人生夢也予幾醒矣問以安否不答惟曰願天生賢者呼家人具粥粥已就枕鼾若熟寐迫視之瞑矣論曰余爲諸生時及見公公癯而短視卽之息若在踵扣之如洪鐘嘗行縣禽治縣胥史爲姦利若市魁盜數武斷鄉曲者一邑肅然是時海內方崇尚講學純盜虛名耳推公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登第垂四十年立朝才八歲所至見思鄉人戶視俎豆之嘗書座右曰拙於用世將以施之家厚於望人莫若求諸己又曰爲天下惜財不必藏於已爲天下任事無盜迂其身信然哉公子光蘊尹盜都一介不取諸人有乾沒藏金株累吏民歲且久出槖中裝結竟其事不忝爲公子矣

祭文 附哀辭

宋

周砥祭薛常州先生文 浪語集

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操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氏闕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之謬妄掃諸儒章句之拔獵蒞書無不過事無不練一話一言旨絕人意表橫驚別驅窮極幽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見之文章真所謂不見其短又烏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蒼蒼鳴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之於外者不苟徇乎哀俗之見蘊之於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爲徒剛而已爾而知者亦惟稱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八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尚何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益嘗登公之門者也卮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爲薛使君而已耶

趙汝譡祭薛常州先生 集浪語

朝請郎直祕閣知溫州軍州事趙汝譡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常州知府寺正薛公之墓夫尚德憲賢扶教勵俗古人下車益汲汲焉不敢後也惟公幼孤自立有志當世學本六經貫穿百氏贊猷制幕行峻守端試令巖邑諸先儒究肯府薦賢前旒錫對淮邦阻饑杖節補外振業流民既居且安王心載欣進秩歸班才高論崇爲時所忌再領州麾遠作長逝我生最晚恨不同時揭來假守景慕風規官箴有常阻拜公墓歸心典刑寓誠樽俎

樓鑰祭鄭龍圖伯熊 集攻媿

嗚呼和氣生物本無偏頗惟公之生得之者多德量淵澄而不見其涯涘性質玉粹而不勞於琢磨其形於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軋於周漢其進於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探於雄朝與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至明而涵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雍容不見其他至於莅官則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為至和者也外庸既積物望深重是當羽儀天朝登進法從獻納論思而格君心輔贊彌縫而

藏諸用何皇天之不憖忽兩楹之奠夢仰絶識之超詣豈死生之能動惟慈母之垂白反衡哀而擗踊雖行道而心折矧爲公之伯仲者耶某等登門最久涉學昏曹時摳衣而請益或執經而折衷聞公之亡相與嗟痛喪不得東芻而酹葬不得執紼以送駛非奠以寓哀徒向風而一慟

祭周通判去非　攻媿集

嗚呼直夫而謂止於斯乎始雖同登各天一隅余分郡符君方憂居閒至偃室退公之餘講易談元爲之躊躇劇論世故發蒙砭愚再仕嶠南備歷崎嶇代答一書曲盡鎡銖倘不忘遠當有取諸前宰劇邑蘄然有譽遇事不苟動有規撫憂患熏心篤志弗渝渴然自憂求方於余謂當艮已乃綏弗除抱負不凡有衡祛曾是半刺僅得緋魚近傳短櫝周姓言孤啓緘恍然乃君遺書死生大矣何其舒徐揮翰寄別其言穆如數五十五尚明堪輿明月清風猶能自娛通乎書夜晏然不殊嗚呼直夫而又何慽乎下交私情驚愴欷歔對客三誦涙與之俱淨光東麓遙望故廬矢哀以詞奠之生芻

祭薛寺正 攻媿集

惟公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迂，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迴狂瀾於千載之絕學，建功名於萬里之亨途。纔小試而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歸里居。固嘗服高風於踐履之舊，聽宏論於謦欬之餘。方將日親直諒多聞，益盡讀篋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於幾日，驚死生之頓殊，寓哀情於短章，灑衰淚於生芻。嗚呼，吾老矣，不知餘生尙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周必大同年祭何誠甫司業文 文省齋稾

維年月日，具位周某等謹以清酌疏食之奠，致祭於故司業何公誠甫年兄之靈。嗚呼，士之毀譽莫嚴於月旦之評，莫切於師儒之識。況永嘉夙號士鄉，而太學又公議所自出耶。今公由少至老，一邦之人推爲君子長者；及官成均，士皆心悅誠服，初未嘗峻規矩、厲聲色也。行己立朝，譽望如此，則其學問之富、涵養之厚，豈易測哉。然而位纔止於六品，不可謂之滿；能壽僅踰耳順，不可謂之稱德。此搢紳鄉閭所以齎咨涕洟，爲國惜賢而不能自釋也。況吾徒

託同年同朝之契而相與綢繆
款密者乎奠觴雖微情則何極

陳亮祭鄭景望龍圖文 龍川文集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銜寃籲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躑躅而行為此邂逅恍若銘旌問其前驅來自建盛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竝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負版之八執手大慟子日無父弟日無兄嗚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問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興八十壽毋有不順之歎窮乏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嗚耶已矣置之事固難平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為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懲雖去國之不較寗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與廢不可以人事為憑耶已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辭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涕凝

祭鄭景元提幹文

嗚呼奇才異能世資以爲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第人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輝則何向不可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於世惟恐無一爲於其閒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踰六十非人命之難期年歷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以兄爲自錮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祭其不可憲屬且先其至微後發先至爲駿馬之良豫章手植非老人所宜兄爲慨然何擇於斯亦既至此安於已而我日焉得以身自私人之藏分豈容或虧天不我與甘之若飴有命不承盍問崇卑不登坡墈安涉崔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忿孔望猶日吾衰不如適意與天同歸我困囚繫死生毫釐尚欲於中叩首伸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爲往來應酬各有據依此論未終冀兄生疑旬月之閒寂無一詞棘寺逮我方墮危機手染報兄累卯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幾纖題之同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莫追棄我任我幽明異岐我亦漠然甘與世違鳴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有羇有紀兄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與人有同有異取之不竭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既知之矣

枯木死灰去死盍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强恕而行不偏不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以人爲貴聖以此聖禮安得僞仁以此仁義安得外是中只有雜倫拔萃求此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茲始乎爲士異時冀兄竝驅而至兄既長往我存曷以天長地久盈眶之淚

祭王木叔文　龍川文集

嗚呼父子之恩沒身莫酬四民孰貴士兮好修昔公有子讀書是謀亦既得仕惟友之求堯夫子復共仕吾州少望正則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廁比英游公居其間意好綢繆亦有甘旨共此拍浮賓主上下一笑夷猶謂彼茅容少見未周退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由十五年間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擢巍科或官遐陬我獨窮甚羽狼是投賢子何爲逆風撑舟公亦厭之一病不瘳嗟乎哀哉逝者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爲此者蒼天悠悠未有已時盍有定憂積者厚矣令子之收鄙文侑奠以享諸幽明

李維楨祭王左史 大泌山房集

東甌爲越名郡而王爲郡名族如西華先生之清貞端亮暘谷先生之膚敏慈惠伯仲年德俱邵生而爲鄉祭酒沒而俎豆於瞽宗盍極盛難乎其繼矣公爲西華先生家督貴介公子甫弱冠登賢能書然而容貌若愚言若不出口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下交上交皆有德讓君子之風其出而仕也盜都邑俗惡訟者林連數十百人累年不解公中心懈怛不以文法從事而勤訓誨之悉鐲東金鈞矢之罰民不怨欺有積遘三干餘金取諸橐代償余嘗部嶺北習知其邑令以善終殊鮮惟公用治行高等薦於朝擢佐盜國郡郡佐事故簡其地達官長者輩出公忠信之美優游之法夾洽士大夫庶人之心余過盜國始晤公徵公治狀輿誦盈耳公借計四十年手未嘗一日廢書卒以乙科就常調除嚴邑令盤根錯節迎刃而解此不當徵拜臺省耶而僅貳守郡庶幾秩滿爲真守不者亦入爲曹郎而復左官吏裾王門令學者仕者解體矣公謝歸再晤余武林無幾微見顏面歸不數日而侍母夫人含殮人日孝感公年六十七而神王於禮大夫爲父師上老坐於右塾是亦爲政奄捐館舍通國悲之竊閭公有愛弟橫遭冤誣驟得耗

傷心短氣病不踰日逝矣脊鴒在原兄弟急難古人死忠死孝而公死弟琳之先季嶺之之請代徵之書靈而卒王氏於公四見矣夫文行不愧其先爵祿無負其官仁讓化於家信義孚於鄉宦游所至萬戶尸祝二子孝友今日如公兄弟諸孫繩武異日如公父子天之報善豈真難諶公靈在天其垂裕後昆無數哉

祭王參知 大泌山房集

自公之伯氏西華公與先大夫同舉進士講世好也而不佞隆慶初亦系以進士觀政司馬署中公時方爲郎又居比隣以通家子見公結志年之契甚驩無何公出守魏不相閒問者垂二十年而會公修永嘉學諸生以記介友人朱光祿爲請不佞後臥山中無以應比官大粱再得書皆自公先施之而最後門人郝給事爲永嘉令延公姊之外孫方生爲之塾師則歲與公書疏往返勤矣舊年冬承乏領越之役亟馳使問公啟居與少年闕健其治家類黃頫川米鹽煩碎而時作手字及因方生示我矯矯神王前月公書來言偶病浹辰遂勿藥而不佞不善攝生行年五十有四始爲瘧鬼所陵摩項放踵無所不受害生死不卒者半月甫蘇怪公何渠能却病乃爾頃之方生云公卒坐前病沒

因不佞病諱以聞耳公春時欲入武林見訪不佞生平慕
二鴈勝冀可假他事迂道從公杖屨快其宿願而託諸空
言矣公一子二孫子爲大官丞以侍養不諷選人繼室陳
夫人事公甚謹兩孫大者推擇就省試次補博士弟子員
恙鴈充庭冠蓋咽閶公布席行觴終日百拜不倦人以爲
百歲可無恙何慶弔之相尋也公兩爲令吳一爲守魏後
以觀察按吳四郡久在所尸祝之歸田時凡有大工作公
身先爲倡而其鉅者築永嘉場堡貽千百年安自少迨老
雖耳不廢絲竹而實不近內噉生果餅餌不輟不爲患人
以爲百歲可無恙何感應之相謬也今天下士風薄惡兒
童項領成輒呂鉅而舞車上饕食圍奪其同儔東甌一郡
賴公有所矜式向後當不能然橫政橫民上好下甚島寇
狼子野心殆不可測郎有事不敢望公爲馬伏波趙營平
就而問計無踰老臣今將安取吏哉不佞所爲致慟於公
匪直五十年休戚相關之私情也若夫功在閭閻杓建畏
壘生稱祭酒卒祀瞽宗以三品之爵斂五福之疇青箱鳥
衣世濟其美於公
足矣復何悲焉

元

袁桷林彥栗哀辭 清容集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形神始完是果爲得道耶古者上壽百二十歲竊不死之說者則曰脩之益眞其道彌親壽而無德與名君子恥之故脩短有命遺壽焉猶可言也名德不至其漸盡腐滅又安所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永嘉林寬字彥栗形癯而器溫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曰以補有不足焉則力探簡册以自其爲文汲於理而始精於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證焉詞必達無益也深思以求之旁取傳記之說剿絕不足據雖精以會於一復懼其未盡是也則祕重自念傳會游宗統原疑廣聞目擊而心頗焉噫若可謂勤也矣將周於四方闕家彌綸者至矣其弊有不勝言者汎濫俚雜尸散坐九流百入於無聞之傳余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者焉蹚目漸於姑蘇氣和以謙再見於京師愀然以思取士之道始見嚴盼域析毫髮有可者之過逸不舉則凡吾徒在非一誠有罪矣彥栗志不在是推彥之志在問學爲之官者克就若是者是眞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三月卒於京師年口十有口其弟宇友謹哭曰吾必奉喪歸姑蘇吾先人所藏遂爲之辭以申其哀焉辭曰氣淸明兮爰元陽德瑚中兮闇

以章挈太古兮儼九皇播絜精兮環圖芳力未具兮志則
專一葦渺兮濟巨川慨不進兮道遠邅白晝速兮陰風旋
數實紀兮吾何從路孔脩兮神獨還靈旗翻兮
木葉丹儼夫人兮在空山玉簪冠兮紫佩蘭

雜記

唐

楊光赤石樓隱難記 全唐文

混茫既分乾坤成列形下日器積而爲山泊禹別九州漢通百越此山則維揚東歐之地巖巖傑出發地千尋峭削夌空壁懸四面其乃陰陽偏顧造化有情呀開石門路通極項天生厚土蔭以森羅地廣百家人勝千衆天下雲蹟此乃標奇泊乎開元之末袁晁作叛起於天台攻陷當州逃亡無數惟此一鄉人戶數百餘家而登此樓以逃其難乃有兵戈百衆來繞其山飛矢彎弧豈能侵動既難攻擊莫不相守經旬其侍乃智士而獲良計以米餡豕投於岩下羣盜剖之自相謂曰岩頂積穀尚多我等相守難以待其乏乎遂共奔去而攻他疆其後便乃清平干戈不擾人

忘往難無復再游運轉年移迄今爲古其樓近代居八皆懼有神聖居止及乾符五年趙言奔衝之時不敢登此迴避以至中和二年屢被寇侵逼焚却鄉閭衆遂昌數縣軍馬頻來憑陵老幼惶惶佬於深窟乃有耆父何閒郡俞強邀件攀緣登此樓項芟夷繁木以創草菴巧立層梯而通行路遂召鄉鄰老幼共此逃形寢寐安然狂兵攻守無路侵夌是年五月當州中軍屯營州郭居人投衆仇讐相害村野遭摟近遠逃亡不可勝數此之一鄉而有武都郡章承趣年當少俊英傑冠時鄉內欽依衆皆推讓蒙兵馬司僉差部領數百衛士占護家鄉各藏財泉於藪岩共置軍部於老竹外都畏懼不敢來侵戶口完全耕稼無失於是太守張公朝望崇重違降分符撫恤安邦便蒙康泰當今四境未安內憂侵擾且居岩項有百餘家並是鄉內英俊賢明父宿共棲幽境何異神仙兮因游觀奉命爲記

時唐中和二年壬寅十一月初八日

宋

張九成靜勝齋記 橫浦文集

同年友永嘉陳開祖紹興癸酉二月十八日遺予書凡數紙其一曰近闕書室深可數文左右圖史相羊其中且牓之曰靜勝蓋欲居閒守靜以勝事物之紛紜也至於人是人非人富人貴人榮人辱皆無足以動其心者子其爲我記之予曰物之不可勝也久矣與其勝物不若自勝自勝則如何思慮潰亂血氣飄盈動者莫覺而靜者見之見之則惡之矣惡之則若居焚溺中思有以脫去而弗得也惡之又惡之乃悟顏子克己之說乃得曾子三省之說乃入子思謹獨之說使非心不萌邪氣不入而皇極之義孔門之學於斯著焉若夫人之是非富貴榮辱初不相關我無勝彼之心彼無勝我之念彼我兩忘天下之能事畢矣自勝其大矣乎開祖用意伊川之學四十年矣其於斯理履踐久矣今乃以勝物之說遺於予豈用夫子使漆雕開仕與夫語予路浮海之桴乎予老矣亦飽經而熟議矣故敢不揆以所見爲說因書以遺之如其不然願以見教

楊萬里竹所記 誠齋文集

永嘉吳公叔清曠簡遠望之皎然如雪山倚空落月滿屋梁也趯然如瓊田之鶴阿閣之鸞鳳也蕭然如馭風騎氣

飲沆瀣而游汗漫也予頃識之湘中一見定交脫帽痛飲說詩論文俗士往往或疑其異或信其真公叔不知也今年四月予來爲邑於新吳公叔賓贊洪府相見談湘事予益老且病矣折腰走階下非其好也公叔復呼酒以盥濯予之泥塗塵沙夜過半月在牖戶荷風颯然從東湖之東度水而至公叔與予皆大醉矣公叔起曰吾有竹所子盡爲吾記之予曰奚而名也公叔曰予不聞夫王子猷之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乎予曰記之易耳雖然此非公叔事也乃楊子事也楊子將爲子歛之徑造矣但未知今之主人與昔之主人何如耳公叔大笑曰王茂宏不云乎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乾道庚寅十一月四日記

明

文林建社稷壇齋居記 府志

祀社稷必有壇壝必齋而有居室溫之有壇舊矣而齋居不備豈禮也哉舊常以壇近太平寺凡祭之先一日闔府長貳俱致齋僧房以爲常而僧之饒於輿皁有少不給者輒能遺長官怒而齋之心惡在宏治戊午夏四月予來守

温秋八月有事社稷仍宿於寺是夜大雨漏下四鼓率僚屬以下至壇所尚一里餘而僕馬雜沓田淖中呼譟之聲驚傳前後余雖在肩輿心恒懍懍又惡能齋以格神明也耶乃欲建居以齋謀諸佐貳罔不協從爰聚財募工卽壇西北面陽建屋五楹周以垣一如僧房之藻飾而加宏倣若驟制焉東西有序以居幕職外復建屋若干楹以居敎官有庭有廚有房而從人輿人無不得其寢處矣肇工於八月十五日訖工於十二月十七日用貲若干爲工二千有奇皆資於民而未嘗利取於無事之民以故費不經帑藏勞不傷民力而事神處人之心得少盡焉夫祀國之大事而齋者感召神明之幾故禮曰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異居而持而思而齋焉居常則不能持不持則罔思思罔則不能誠是無神矣雖不祭可也奚徒擾民爲哉祭統曰賢者之祭必愛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備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今以長民者涸食僧廨而使人勞攘奔馳乃給言曰齋宿誠與禮俱忘矣謂之備可乎謂之盡己順道可乎不能事神又何以使民茲室之建豈徒曰適體曰耀目而已寺有告撥田使僧來守者聽之僧亦知慮其後也歟

李東陽永嘉縣學奎光閣記 懷麓堂集

溫之永嘉學有奎光閣弘治以前未建也蓋自東晉建學以來至南宋而其制始備其地以負華蓋山勝蓋一郡歷代之人才弗絕國朝科目特盛而興替亦不常正德紀元丙寅之姑蘇王君獻臣來知縣事莅學之始見孔子廟大成殿後不數武有容成道院怪而問焉有能道永嘉故事者曰院北不實儒宮舊地於是徙道院於真華觀之南復地若干武院之西北亦久為某據聞新令之政亦欣然以來歸又復地若干武西山北若干丈殿之北西又買地若干畝以足之地既廓政亦寖舉欲即院址背山面殿為峻閣以為藏書之所如古所謂尊經閣者顧財力方絀猶豫久不決縣人好義者皆相與成之為重簷飛甍畫棟疏牖下軼塵坌上薄霄漢超出雲雨俯視江海盡一郡之勝積書數千卷庋置其中以資講誦博聞見非徒為登臨眺望之具也閣既成乃標以今名教諭李諸生前日命名之義何居王君曰是取諸星列宿所謂文章之府者也傳不云乎聖人之道昭如日星六經者道之精華也夫道根乎人心貫乎倫理見諸民生日用之間天下之所見固然莫殊也乃或蔽於外誘之私則有不能知者於是有復初之學焉有復禮之力

焉有復性之功焉然學必須於博文文之大者莫六經若士之所當尊而習焉者也天下之物有失然後有復茲地之失固可以言復矣不慎以守之能保其終勿失乎物之在外者且然而况於道乎夫苟不知所以復之則所謂老氏者鄰居而襍處非惟不相爲謀抑或有誘而去之者聖人之徒雖未能距而攘之而召爲其所誘耶今游斯學者於六經乎取之由誦讀講說之粗極於體驗擴充之大以成文明之治俾功業昭於一時名譽著於無窮者益自昔有之而自今其未艾且益盛也皆再拜曰敢不於吾侯之言是圖又相與議曰侯之功有不敢忘者且其仕以名進士其爲監察御史執法盡職謫遠方末職薦拔今官其所爲政多可稱述非茲事止也是惡可以不記乃具書京師請於予予於禮部之試得王君知其賢久矣故爲之記

李維楨溫州府儒學記 大泌山房集

溫於浙稱雄郡郡有學舊矣歲久就圮里人參知王陽德公歸而更新之殿廡門堂齋閣廨舍式廓藻煥闢門之前衛樹屏九斗兩江如縈帶拱揖也先是學巽方山有浮圖高入雲表形家目爲文筆麗風拔之公倡里人締造計後

先貲出公者踰千金學日增勝士絃誦日增衆起家中外
蔚爲時彥者繼踵相與歸功公而博士弟子員林生良棟
如干人不遠三千里走使請記其事某謝不能越十年門
人郝君敬宰永嘉復申其請不得復辭乃爲記曰古之教
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七十而致仕老其鄉
里者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餘子年十五始入小學年十
八始入大學平明父師坐右塾少師坐左塾餘子畢出然
後皆歸夕亦如之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盇父
師少師者第爲童子師而已於大學師無與也惟此禮不
明而後世士大夫里居者廣集生徒以師道自任名其室
日書院所在而有則以孔子徒三千人褎然者七十人自
解所謂三千七十計其生平及門受業之凡耳非羣之一
至而聚之一時也洙泗杏壇孔子家在焉士就而考德問
業非創爲室以並於塾庠序學之制也孔子四教文行忠
信弟子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語上語下因材而篤何
嘗守一說爲高論而令之教者舍下學而言上達鄙博文
而崇約禮甚乃陰取二氏之指以附吾道而士之喜新索
怪者靡然從之夫列聖所表章六經諸史國典朝章與其
功令程式咸正罔鈌而弁髦棄之庋閣置之何也王公登
仕敫歷南北畿輔政譽平宣既得謝歸訓子弟睦宗族仁

鄉黨通國人愛而敬之周禮鄉大夫有德者為鄉老公非其人耶假令公別築室而召士士孰不思附青雲而公第繕治孔子廟庭樂事勸功若曰國家所以儲養士自有地也教士誦法孔子自有道也士求之有餘師耳孔子進則欲一變魯退則欲裁魯士成章者眷眷父母之邦汲而後已王公於鄉國用意良厚宛然孔氏家法是役也不自尚其事可以見尊王之義焉無好為人師可以見希聖之學焉夫仕宦取厚藏盛宮室田園聲色狗馬自奉而泰越鄉人休戚抑或崇尚佛老高大其居香火於奔走卽好施令窮乏德我而於學校教化無所裨益以公令日之舉為猶賢乎是淺之乎知公矣故特推原其大致以論夫顯學孔子者

繩武堂記

大泌山房集

下武之雅曰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夫非孝思何能繩武雅之稱祖武者省墟原相陰陽觀流泉取厲鍛止基理則歌公劉直繩縮版捄度築削百堵皆與立應門皋門則歌古公雖薄物細故悉數不憚其煩豈不以先人締造殫竭心力所當繹思無忘世守無替者哉播之金石絲竹奏之宮廟朝廷傳之來禩以代耳提面命蓋

孝思所寄而繩武中一重事也永嘉王氏爲烏衣後裔其在本朝自封通政公以下纓綫相禪文行濟美與國同久封公卜居橫塘左大江右大羅三川前匯黃石後鎮以傳其子參議司成二公嘉靖乙未參議會分爲左右同門異堂而其子憲副參政兩公與憲副公子郡丞州丞光祿錄事公三人實生於斯嘉靖乙未憲副公兄弟避島寇亂還居郡城界錄事公以橫塘宅歲久圮剝繕修若新顏其堂以繩武余藉年誼而成世講知其稱名之有以也亦以詩徵之周公吊二叔之不咸作棠棣之雅眷眷於兄弟和樂且孺而孔子以爲父母其順乎其後據斯于南山之勝爲竹苞松茂之居嘉其似續妣祖而視其兄弟相好乃能盜處致熊羆多男之祥盇祖父視子孫一人耳而不令兄弟相尤故參商異域之分崩離析等天性於路人惟不能以孝思繩武之故至此王氏之有是堂也參議公而後爲兄弟者四世或分或合而兄弟無間言自仁率親自義率祖雖數十人如一身百許年如一日在彼在此不卽不離祖父有靈見兄弟怡怡無敀昔日盜不居歆乎此繩武之孝思因堂而彌彰非因堂而始有也王氏子孫之盛匪直地靈貝由人和余原明堂之意而願居是堂者益昌厥後書云惟孝友於兄弟友而後能孝孝思而後能繩武無二道也

是用爲記以詔爲人子
孫兄弟者有所矜式焉

國朝

李琬西射堂記 府志

東甌郡署之西偏有射圃焉中有堂三楹夾以兩廡創自何年志無可考康熙十六年三韓王公命工重建之額其堂曰有覺而記之蓋取於有覺德行之義屈指於今八十有餘年矣余於丁丑夏奉簡命來守是邦環顧周視見其四壁徒立椽瓦傾圮思欲葺而新之以案牘蝟集未暇及也年來考風上雨木朽難支乃因陋就簡稍易其舊制去其兩廡蔽障前後洞然爲捐囊橐鳩工庀材月餘落成署其名曰西射蓋以仍謝公之舊名而於公餘之暇得與賓僚口縱項發弓燥手柔角逐於此則康樂遺風庶幾不泯顧射之爲義載在禮經而孫武子之論射亦曰志正體直夫心正則氣平身直則體肅本此以持身則德行立推此以治世則禮樂興登斯堂者誠能以正直之心爲本則事上接下臨民聽政百務紛投審約而發將必有操券而命中者彼夫矍圃中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諸語與小雅所

載發的所爵之詩大率弗越斯義矣夫射固各繹己之志也予因孫子之論而有感於居官立政之義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倘不等諸傳舍而嗣而葺之於此哦抑抑誦賓筵希風謝客是又所望於繹志之賢也

泰瀛揖峰亭圖記

自處州泗溪經石門灘溫溪諸水以達於甌江而溫州郡城適當其衝睥睨壯麗爲一都會郡城諸山海壇郭公華蓋翠微之勝環繞罨靄而冋鶻山在郡城之西亦適當江之衝山故有亭明成化間築見於郡志今久廢山之麓爲廣濟廟以祀宋熙寧間神姓林氏諱三益溫之瑞安人也乾隆五十年郡人張國彪等籲請當事擴而新之癸卯其地增置臺榭池館壘山石玲瓏巉刻而其巔有所謂揖峰亭者俯瞰甌江而掛彩華嚴諸峰若相拱揖狀時余同年吳橋方君林方爲郡守取以名之遂爲城西名勝歲癸丑冬余以分巡莅溫閱四月皆權郡丞山左焦君汝甸謁廣濟之廟登斯亭翌日張國彪等繪圖以進將付剞劂而請余爲之記余惟登臨山水騷人墨客者之事也士大夫官於其地勤勞政事宜有所不暇及者然政貴養民必先自養其心心得所養則優游寬裕施之於政者無不平而登高

眺遠俯察仰觀足以抒其鬱伊導其悅豫於政事亦不爲無助斯東山水既甲於天下又適當國家承平百數十年海上無桴鼓之警年豐物阜民氣和樂余與僚佐偶以其暇從容譙游憑闕四望撫城郭之壯麗睇山海之浩渺當益思休養生息所以致此盛者而非僅供一時眺覽之娛已也至於亭之左右雙柱有堂七賢有石濯纓有亭鑑池清泠石梁綿亘皆見於圖不屑屑詳也而廟之顛末已見於前觀察元和沈君樹聲所爲記不復贅云是爲記

吳鍾駿溫州府學尊經閣祀字祖經師記

郡縣學之有尊經閣禮也以尊經之地奉經師之祀稱也由經師而推及制字之祖宜也順也崇祀典於一郡學鼎新之後又時也禮時爲大稱次之順次之宜次之一舉而衆善具焉矣秀水金丈岱峯之任臨安教諭也嘗創建尊經閣祀漢唐以來傳經諸儒二十一人於閣中歲以仲春秋月仲丁絜觴致祀白於大府奉行如例遷溫州教授適重修郡學落成次及尊經閣閣故有文昌神像因於神像左右祀倉氏沮氏爲字祖二十一先儒爲經師所以敬勸學也所以崇德報功也咸豐二年三月予校士東甌畢登閣展謁岱峯以予之樂觀厥成也請爲文記之謹按易曰

古者包犧氏始作八卦明乎包犧以前未有文字也又曰黃帝堯舜氏作易結繩以書契明乎書契之興肇自黃帝帝之史官倉頡沮誦實創其始故許叔重之敘說文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初造書契百官以文萬品以察而議者妄援緯書謂為倉帝在伏義前舍經信緯繆戜滋甚岱峯正其稱日黃帝史官其識偉矣六經播於秦火經籍道丧漢除挾書之律罔羅遺失羣儒蔚起傳授遺經創通大義自兩漢以訖唐宋其頻在學官者易則王氏彌韓氏康伯詩則大毛公亭禮則小戴氏聖孔氏穎達賈氏公彥春秋傳則何氏休杜氏預徐氏彥楊氏士勛論孟則何氏晏趙氏岐孫氏奭爾雅孝經則郭氏璞邢氏昺參以大戴禮記春秋外傳則大戴氏德盧氏辨韋氏昭至如河閒獻王表章羣經許氏慎辯正六書陸氏德明作諸經音義凡二十有一人皆有功於經是宜特祀其不及伏氏孔氏鄭氏者已從祀於廟庭也禮曰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長樂劉彝以為民賴其法功在萬世故祀以為報夫一名一物有利民生者後世猶且俎豆之不忘剏王者宣敎明化之所資聖賢徵言大義之所寄其事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其言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缺乃其賴法而乏其報曾不得比於先嗇先蠶奉春秋之饗祀其毋乃

非追遠報本與夫敬學尊師之義乎是禮也創議於謝山全氏而岱峯參酌行之吾甚喜岱峯之能尊所聞而得見諸行事也吾猶惜岱峯之克踐所聞而僅行於一方也苟舉是法而通行之則世之褻字忘祖蔑經倍師者皆將觀感焉而知愧也

夫咸豐壬子

羅以智甌江文昌閣合祀字祖經師記

咸豐初元岱峯金丈擢教授甌江適重修尊經閣落成閣上舊奉文昌神丈議於閣之東西側增祀黃帝史官倉氏頡沮氏誦及歷代先儒二十有一人字祖經師合而祠之蓋曠典也先是丈在臨安任遵全謝山先生議刱祀經師於尊經閣曾命智爲記詳敘之茲復屬智記其事學校之祀文昌沿於前代明宏治間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請罷而未果文昌之議既無所據唐時第稱文昌官祠後人實之以梓潼神愈無可致然久垂祀典所謂有舉而莫敢廢焉耳稽之於禮有功在養則祀祀於社有功在教則祀於學倉聖之制文字其說古矣諸經師闡發經義亦如日星河嶽之坍體於天地亙古爲昭以言報功不亦宜乎夫先農先蠶皆有祀思衣食之原猶且不忘其本況乎字祖經師明

明有功在教當祀而不祀則前之議禮者之闕失且有待於後人討論而修明之文今日乃舉千古未行之曠典異時必有祖其議而頒行於天下垂爲令典者矣振興文教美備無遺豈僅如文昌之祀重科名而干福祿歟是舉也更不可以不記

雜文

元

虞集大若巖廣福靈眞宮銘 錄學古

臨江道士聶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溫州永嘉縣北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迴五十里巖高八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光東啟居者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闇險絕必旁行仄入莫窮其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下匯爲龍潭而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

有也沿溪皆奇石稍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筍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日谷際一日洞其傳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逸王貞白者隱此洞其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枸杞叢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煮食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枸杞至今豐茂異常産來游者皆擷茹之傳王或云猶在時曾有人見之其后陶隱居著真誥於此故又名真誥巖又嘗煉丹留巖中夜晴時或望見光煜煜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聞以水旱疾疫禱輒應咸通七年恩王府參軍知永嘉監崔元德始請於朝爲立祠度道士居之予田四百五十畝禁樵采一里宋宣和三年建三清殿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一鐘樓皆在巖中道館廚庫在巖外慶元中道士婁口王希皓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溫州道錢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龍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上墾其山下隄其溪水除導其湮撫得田數十畝益以己之私産悉以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治凡屋之當治者凡廿年而宮事備天子下璽書護之俾以其徒相傳勿敢有所易淵龍瑞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清顯故家凋喪乃從黃冠游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宮

事葢佳士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最高處木石深雄樵者至此每聞鐘磬聲相惑不敢動而去淵龍處數至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崇仁虞集曰此子之元應也爲著銘曰巖中虛容作室門出震當離日承闕端鎮鉅石朱陶君去百年赤水隱原木葛綿綿曹淵龍修其宮學仙翁百靈受命斥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刻敢壞勒以吾銘示千載

戴良陳文昭監丞像贊 九靈山房集

侯以文儒施政海隅八孰似之曰召曰杜爲母爲父侯實以之葢於治民去其敗羣餘悉子之彼或其詭我戈是荷四國倚之一件强藩十載海山時竟使之朝嘉乃績好爵屢錫卒莫起之圖像如生觀厥所行誰不避之後有董筆詢名考實尚其紀之

項彥章像贊 九靈山房集

倬彼項君侃侃恂恂實聰而懿實藝而文方躡履霜臺羽忠翼仁復飲水上池以神異聞厲濁爲清化秋作春是扶

是拯欲人如身既存心於利物仍抗志而出塵其應世也慕祥鸞之隱見其置身也任尺蠖之屈伸倬彼項君爲世令人

劉賡永嘉陳氏世德碑 府志 藝文

延祐改元之明年冬十一月皇帝御嘉禧殿制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宣政使延慶使使輦真吃剌思曾大父中奉大夫祕書監護軍追諡安惠大父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護軍諡恭僖並追封永嘉郡公曾祖妣王氏祖妣楊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考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諡康順母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從宣政之請也距永嘉縣不十里有泉曰虎跑陳氏一墳刹所在故世爲溫州人安惠公諱景彥幼穎悟知讀書一目數行俱下名重縉紳間問遺殆無虛日里社浮沈未嘗一入城府居隱以終恭僖公諱春資質直殊不樂進取有乃父風人或勸之仕則應曰卿自用卿法吾將行吾志耳遺子孫以安不亦可乎卒葬先塋之側康順公諱自中宋丞相宜中之母弟博學高才動爲有用之學頃刻數百言下筆皆有理致由郡司馬擢太常寺丞會王師渡江而罷宋寶祐歲丙辰宜中

任太學率同舍生上書言丁大全削籍安置大全敗郎召還面賜延對宜中素有公輔之望咸渲末以知樞密院拜左丞相其上世以宜中貴官號封爵極其寵崇宋亡擁二王泛海達廣州知力不能支振杙由占城之暹邏國竟死於難世皇聞其名遣使旁求不獲乃已康順公亦以丙子歲堯實至元十三年也太夫人舉家被俘倉猝失所在宜政公甫十歲同其弟嘉孫至京師近侍以聞及入見世皇爰其骨相異於常童有詔給事裕皇且命撫養之風雲之會實權輿於此居無何帝師吃剌思八幹節兒爲之剃度法號華眞吃剌思以祕密教經律論授之洞若夙習通解諸番譯語在帝師左右一院之事悉以主之曷止出納經費而已宣政公有至性雖皈依佛乘然黙訪庭闈無所不用其極二十年之久孺慕益切或傳在順州輒以金幣名馬遣之迎侍而歸一時文人咸作歌詩備記其事朝野榮之太夫人日思鄉里會其兒芹孫女兒尼淨戒至自暹國宜中堯所就侍太夫人還蘭溪太夫人父毋家也至大延祐開凡五降璽書大司徒銀章三珠虎符領土著宣慰使事加銀青榮祿大夫宣政延慶會寵三院使兩奉綸音護送帝師吃剌思八幹節兒相亮思八舍利建塔撒吉思城大作佛事而還司徒公遂事五朝隆福興聖兩皇太后二

帝師至仁厚澤恩同覆幬彈力竭誠圖報萬一乃因母夫人故業卜於蘭溪州捌起佛寺極土木之麗上爲國家祈天永命僧衆祝嚴之所仍置帝師像於別殿復以大德至大詔書同賜杭溫衢婺蘭溪沒入田宅貲貨悉施本寺爲常住并孫法名謹敦幹節兒實住持之封贈制下亦既焚黃矣尙念藐爾諸孤無所肖似母氏生還兄妸達至猥登三事不失吾家故物卒從大慶得之匪刻之金石則曷以後寵光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介翰林學士宋中奉季叔懇以世德碑爲言嗚呼惟忠可以事君惟孝可以事親士大夫之家苟獲一焉足以名世別兼而有之者乎易名定謚集議南宮予實與焉告第之書亦嘗行其制詞故知司徒公家世爲詳固所願也銘曰陳氏之先永嘉著姓鄉譽譪然與物無競惟安惠公早知讀書肥遯居貞始終不渝顯允恭信有文之風秉心塞淵何事雖蠱躬不受祉篤生二予位總百揆實維伯氏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義重邱山身等毫芒命殞軀糜曾無顧恤萬里滄溟甘葬魚腹康順奉常禮樂是司方將大用世變風移康順捐館夫人俘北崑岡火炎奚分玉石司徒來南藐孤童子護侍裕皇聖考睿旨灌頂國師與之剃度頭角嶄然僧門獨步璽書踵來寵綴裯疊樂極悲生席不霑脅言念母氏益切孺慕訪求百

至豈期榮遇將五十年壽昌得母我雖半之功則倍矣母也生還謂可終養花誥恩榮遽爾云喪哀衣繡裳上及祖禍森列三槐郡國光啟致身爲忠竭力爲孝天道闡幽無德不報鴈蕩之山象泉之水源遠流長百世是祀延祐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建

明

蘇伯衡殿撰王公畫像贊並序 平仲文集

公姓王氏其先浮光人自浮光從閩自閩徙溫至公九世矣公宋王皇祐賢良儒志先生六世孫也諱益大字居安累舉進士不合於有司開慶中平戎十二策擢國史編校歷三省樞密院主事中書門下省錄事判太醫院主管崇道觀丞相陳宜中薦授右文殿脩撰德祐先國執節不仕以壽終於家其子與仕元以樂清縣尹致仕推恩贈公承直郎同知瑞安州事江浙提舉陳先生旅實之銘公墓額則太常博士柳先生貫篆焉伯衡獲從樂清君孫端瞻拜遺像而誦銘文謹摭其槩而述讚曰有卓其識有壯其猷志欲吞乎戎狄策爰獻於冕旒無適不宜無試不效章交

薦於廣堂位歷踐乎華要宋鼎既移拂袖來歸酌東海以樂飲慕西山之採薇生氣懍然遺像斯在雖去今已邈悠可想見其風采

金寶翰墨林七更有序

程敏政　明文衡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君以和粹謹飭砥春遇得美名於縉紳間藉甚性嗜清玩畜之頗富嘗名其齋曰米家船少傅東里楊先生士奇易以今名而記之予乃爲作七更極其辨以進於道意劣辭庸視古之作者未免有摔心之誚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無幾而不至者也

覺非先生久客闤闠心厭喧囂怔忪煙鬱思若無聊安得絕境於焉道遙遊翟須襟以永今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曳杖彳亍若履空谷足音跫然主人出速不言心喻眄睞以目升自賓階少敘寒燠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貧於地眡穹於岑無松之盛非柏之森騈羅圖書錯置瑟琴棐几萬籤上下古今文房百玩蜀手可尋少安無躁願陳至音於是拂几正席焚沈爇蕙綏宮急羽高卑以序巍巍洋洋無不如意長清短清猗蘭飛佩五曲九引纚纚可縱先生曰美矣哉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響箏

還之耳未能得其倘悦毋勞爾爲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子
不得與託物設教敬其龔瞽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
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
危補鎛料殼審己負不可價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勁
論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爲
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毋作機事此孤山處士所
以鄙之也願聞其他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昧科蚪再
變乃有分隸斯逷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在
僧顛史草聖入神蘇黃米蔡各自絶倫真跡閒存初刻成
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窗淨几日玩心醉誠一快也先
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著亦能喪志吾未暇爲
主人曰五色作績筆自姚姒後世因之畫由始晉唐以
降尚蠹起顧吳判闢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别品第耽
嗜癖干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丹辰適情游藝動合立
理和纂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君子寓意於
物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大之主
人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
推之至書或忘飱宵恒失寐窮極彌工思苦愈異神驚
鬼造物所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遼澗正
聲泣敲趣靡麗太樸日亡安得擊壞以反渾麗主人曰

經緯天地轇轕後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之骫骳韓公倡唐衰弊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今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耀星辰鈞天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蘊淵媚珠呈走將漱其芳潤咀其菁英寤寐於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子從主人憮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論畧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典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攸行走將賫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溯洙泗而履吾夫子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頓首請先羣經旁藝居後以翰墨林爲道淵藪

侯一元奉慶相府一品潘老夫人八袠序 二谷山人近稿

夫人爲人妻之道爲人臣之道一而已矣其說在易之坤聖人一言以蔽之曰無成而代有終旨哉乎使有國有家者而舉知此也則安得而有專國索家之事又安得而無毗輔靈長之福是故昔人推衍之曰妻之美善猶月星之明

本之乎日者也故其近於日則不明是無成之義也惟臣
亦然夫古之爲人臣孰如周公諸葛武侯哉周公當武王
時默默也及負扆而後禮樂偏於天下諸葛自以不能止
主上之東不如孝直也及受遺而後風雲蒸於海内古之
爲妻者孰如馬鄧宣仁哉其在上前尙倘略如長孫之在
貞觀也及受遺而後黄裳之德四布於天下夫臣在君側
妻在夫側則無事可見及其愛託於先君也則培植其子
孫昌大其家國亦相與陰騭之以引長於無窮鳴呼孰知
其始之無成者乃所以爲有終也哉故天而欲永人之國
也必貽之以勞謙盡瘁之臣天而欲永人之家也必貽之
以貞淑不貳之女此武王之十八所以必及於邑姜而夫
子之所以歎而盛之者也吾温先元輔贈太師張文忠公
當世宗肅皇帝時君臣魚水始終無二其所建置禮樂偏
於天下而公天性鯁直剛腸嫉惡中閒官轍至於三巳四
召愚于時嘗得望見公於留都特達磊落人也及計借
見公京師則以天下爲己任者也夫一時附離公者孰不
穹爵高貲哉而公乃無以遺其子孫蓋本朝相業廉直剛
正未有盛於公者愚時雖知有潘夫人之賢爲栝蒼景盜
族鶴山太守公女孫也一朝入京作配上公上至手救降
問亦可謂希世之榮矣而夫人靖莊自守殊不外聞余徒

獲交其伯仲季三君伯之恂恂雖不壽實有隱功於國仲
之矯矯友于其季而文章氣節冠一時則余既傳之矣嗟
乎斯非夫人之教歟三君既逝則夫人又鞠其孫亦三人
於是乃分三人以嗣三君蓋太師公既沒而後潘夫人之
勤絺綌服澣濯思先君命亥緋茹素齋禮西主種種之善
始閒然而盡章於國也吁可不謂天下之賢母哉於是夫
人則時時上疏爲諸孫乞恩於上蓋太師公雖沒而有大
功於國且余聞內閣之絲綸■自先朝則攙之司禮監久
矣至太師公而復歸而十三省之內鎮守亦至公而咸屏
復掃除之役撤在旁之患專喉舌之寄紆天下之擾其誰
之力哉而太師公平生多仇少與當柄之人或合或睽則
夫人之請亦或有時而觸閩能然卒能糜主恩昌門祚予
以及子孫以及孫太師公沒已四五十年而相門煜煜堭
煌常若有太師公存者則夫人之功也三孫長仲憲君仕
光祿次仲理君仕中府次仲正君入國子以夫人之壽於
是年十二月四日而齋八奏也乃相次來歸奉觴於堂下
而太師公之從孫衣冠者五人實來謂元日子吾姻也當
有言以侑吾觴嗟乎余何言哉今潘夫人之勉身節約專
其精神郎不西皇壽萬劫固當樂只逾上壽使太師公之
功德慶譯由兹四五十年以術於無窮也豈可涯哉元吓

佞敢揄揚之以爲世之爲臣而妻
者勸萬厯十一年癸未十一月

國朝

李象坤郭僊庵募齋引 集匊庵

郭景純以青烏家言城吾郡數千年寇不入斗此當與東
既王敬鬼年一百六十壽其民而民壽同尸祝百世者也
庵在海壇巔卽宇曰郭僊不知何年易爲浮屠氏然吾聞
比邱譯曰乞士乞法於佛乞施於衆爲能合檀護之資以
華其居崇其奉承其傳故名山僧占將毋亦借空王之力
爲之維護否則此斗大地耳兀聳城巒何難廢以立馬耶
僧淨乃修既華此庵復縣版設鉢接引十方緇笠而糧■寅
食乃謀以今秋刈穫之候多所蓄儲此曷可已乎嘗度甌
嶺覓東甌王護冢峯大杜蜂不可得而東山之麓十尋廟
貌卽又奪嶽廟而祀之者也嗟夫存其名而已存其名而
又借力空王則所稱不可思議也不然
則花洲箭逕且殘艘集之何尤乎越絶